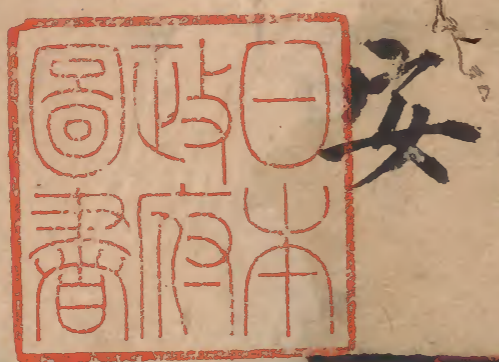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八	四	七
冊	架	函	號
一	一	四	一

內閣文庫			
三	八	四	七
函	冊	架	號
一	一	四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47
冊數	10 ( 6 )
函號	362 48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九

題跋

書李伯時九歌圖後

吳澂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  
 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况間乎物誌也  
 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蠻荆之地  
 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  
 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觀淫祀之非禮聆  
 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  
 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纏綿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  
 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石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  
 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  
 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操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

買 旗

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六一星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  
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一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  
祠在楚東故曰皇猶秦祠白帝於函時也司命亦天神也周東  
禮所祀右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存大  
有少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者良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曰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  
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雲中君雲神也周禮祝風師而師  
而不言祀雲雲師兩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  
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考之說辭曰日  
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眾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  
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備  
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  
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過去以况君始

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以况已欲見君納忠  
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禮焉  
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  
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  
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人亦親  
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  
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二  
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鬼者以禮善終之鬼年十九以下  
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  
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託以仲夏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  
為巫者禮神之辭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  
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者神助然蓋  
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時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

拓九篇歌辭成詩一篇其詩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故  
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誰遣巫陽吐帝閣卷招江  
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之腹不困扶桑初散海格雲  
二妃淚洒重華墳司命播物沉在釣洪織厚薄無齊勻公無渡  
公無渡銜風起蛟龍怒夜猿秋秋天欲雨天欲雨走歸路歲晏  
山中採蘭杜靈條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醕  
取作蠻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  
舉一廻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書貞仲章文藻後

吳澂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  
待強強其言蹇澁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工且奇噫茲  
事微矣名於唐者二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

厚於其家而已也

題書學纂要後

袁衷

余既粹集書法大略雖備而古人工拙則不在於此因復思漢  
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  
王始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  
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貞觀以後書法清婉亦由接武  
六朝餘風未散至開元以後乃務重蜀李北海專事奇崛徐會  
智全師祇序至顏太師一變為方整規矩然平原書骨乃長遠  
少者耳下及沈柳各命新體至楊李而極逮至王著始追蹤永  
師表迹二王故世所傳淳化閣帖猶未失古人意度者以出於  
若故也慶曆以來唯君諫待守法度眉山豫章一得故帝米薛  
二蔡大出新奇雖昏右前祖襲而古風蕩然南渡而後愈疎大  
萃衆美筋骨過婉吳俾朋親依孫過庭姿媚傷妍近世姜堯章

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蓋專工氣韻則  
有旁風急雨之失太舟繩墨則貽又手並脚之譏大要孫古  
之玄微極前代之功巧乃愈至妙夫古人所以窮絕巧者以  
得真蹟臨摹也今去古既遠重經喪亂真蹟愈少爾帖數行價  
逾金玉窮鄉學士何由獲窺加以傳摸之餘失真益甚今世師  
閎本者多尚肥美做鋒刻者率務奇勁苟記憶所遺本態呈露  
致使學者訛以承訛謬以襲謬殊不知前乎千百載之先崔蔡  
張鍾之徒復何所做像而為之哉良以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  
變化於豪端起形模於象外諸所具述咸有其由必如庖丁之  
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盡美老子曰通乎一萬事畢  
此之謂也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  
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更耳初何足云小子其尚識之

陵歐書皇南誕碑本

袁楠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  
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為千文為廟  
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  
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  
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

虞集

至大二年夏五月余受國子助教入京師舟過會通河會河開  
運司柁行舟取鹽海中余亦為津吏訶止食於逆旅之主人未  
具主人曰起公府有急逮至者衆避長席予之予更他席坐察  
來者意甚沮相顧曰張令在寧有是哉予因問張令如何答進  
曰官買物數月不予直以寧不願待願歸治生而縣益亟迫以  
來終不得直部使者以責吏而又徵我曹今道路府吏之費且  
十倍吾安用得直為張令府官有徵買休親載錢至市若鄉老

召父老大家甲乙立告以官所須與物賈使自推擇當賣所  
有者主名即受賈書牘期某日以某物詣其所吏無所出入是  
以事集而民不知且令行縣中無忤視民甚畏愛之市井婦稚  
無惡言強壯無狠鬪即有訟令親詣詣往往悔悟去或有當問  
即投牘置案上不以示吏手書當問者鄉里姓名縣門其人  
如約至亦知令得實不煩鞠治即承罪謝去以為常縣始多無  
名入竄迹吏舍中鈞民為訟使兩不得解因以持令佐伸縮為  
已利至是無所得志皆自免歸田圃令去稍稍復來矣既而予  
越道傍大樹下有二三父老行且唱皆依樹坐久之忽悵然曰  
客書生耶吾令張君亦書生也皆爭言張令催科時告民曰民  
有戶小賦寡力不足自致府者勿予鄉正里長其會諸令所三  
日小民悉自致所賦詣令令總其戶之所出親至府上之而大  
家亦無後期者今去為太子文學吾賦為鄉正里長徵去隨用

之不入官期既迫官疏不入賦者逮治之我等奔走失業家  
且破矣悲哉寧復有張令乎予顧從者曰小子識之是吾友人  
濟南張希孟也明年見翰林直學士元復初為堂邑人作張君  
去思碑因錄著其後云君自文學為監察御史遷翰林待制今  
為右司郎官

書王贊善家傳後

虞集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宗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  
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  
失深切世用益二十萬言上之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記  
述亦未及訪求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 貴名以為  
具臣者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始以諸生屬辭文正名臣自是少學而國學之海

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筆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後時曆與公曰命南北為曆學者總古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微意莫或守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公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嘗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

書玄玄贊善後

虞集

文之於文也猶日月之有輝光山川之出雲雨草木之有華實

也時至氣應感遇於事物之動而發見焉無所容其私心也而以私心乘之者則糾纏蕪穢奇險僻陋狂妄之病有不可勝計者焉是故天下之文鮮矣夫唯常為於不得不為因其所當為而道之無一豪故為之意撓捨乎其間則天下之至文煥然著見不可掩矣而非知道不能也何也知道則無嬰兒女婦之見而有天下後世之慮矣以其有天下後世之慮也故不得已於言而言以其無嬰兒女婦之見也故時高於言以自適其性情一無累其容情浮氣之妄動古之人之若世者既不出於此而已矣而此其所存為何在也而謂有可矜者非知文者也而况道乎集於所謂文者蓋常好而習之人或曰此為詞章者也此是不必言而強言之以相長於一日其自媿於中矣且夫身之所處非深有交於物變之可惜者而又生帝太平之盛從容優游於言語文字之間不亦可乎觀於玄贊善而三歎焉玄玄

玄贊藁者龍虎山高士吳君玄初所為詩文也玄初服黃冠以  
自隱無所營於時故無所爭於人無所礙於物六游天下之名  
士詩文往來皆一時之盛者其言溫而肆清而容雅而不厭無  
所迫於憂患無所溺於宴安直幾於道者之為乎蓋集聞之玄  
初嘗從雷雲山先生學先生臨川人集幼時嘗得其老子莊子  
說而讀之未盡解也以請於吳幼清先生先生曰嘻非孺子所  
知也後當知之後十餘年集來京師見翰林待制袁公伯長  
作空山墓銘而後歎曰嗟夫易老之相表裏又矣世之知者或  
寡矣孰允蹈之而措諸辭以示人者乎今又十五年思空山之  
高致而不可見乃於玄初焉而見其傳緒之微矣不然玄初何  
以能若是也集於是深有儆焉故書而識之君子庶有以諒其  
心也夫

書王貞言事

盧集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而不花稱使却北  
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  
其完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  
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  
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  
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樞愀然嘆曰大夫  
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通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  
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  
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達今上潛邸請早  
至大都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  
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致發也聖上既行天誅樞密院差貞  
從官張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  
定唐縣人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也。豈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以充其所明。而徇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氣。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其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也。則有時。有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夜。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受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純載云。

書經筵奏議彙後

虞集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專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

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思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也。先帖木而忽都魯朮魯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具撤撒干。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集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公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元。買閣仲璋。皆禮部尚書。吳秉道。彥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參政。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此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故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

定者將無虛文乎集乃言曰卿者公奏焚惑退舍事王音若曰  
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  
皮鏤金以護之凡廿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畫以此觀之  
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  
且先孺有言汝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  
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  
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懼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  
見焉故併書奏議彙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廬集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傳朋所題也褻回顧瞻歎其深  
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  
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乃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  
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

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  
法而長睿所書不遠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  
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  
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  
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草亦氣運使然耶  
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能先生  
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  
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  
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  
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畫字正得古法初之意甚為可嘉因  
劉掾執卷求題為坐客言如此卷書之云集時日疾在告以公

續與史館曰執筆唯馮於手熟為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改蘇氏家藏雜帖

宋本

今人以行草名者多蘇伯倫家藏雜帖一卷嘗讀就卷中所有  
評之鮮于困學如雲間公子王骨橫秋富貴風流仍復度世胡  
紹開如拙工鑄鼎範未精沈重瓜哨似奇實陋姚先生如上  
帝陰兵舉世不識恍惚變現要以氣勝盧蘇齊如黃祠野屋繪  
畫風雷雖復駭人却非塵俗張大經如油翁戲技錢孔不為  
杓自然不過熟耳苟正甫如近郊田叟老不作業意度真得恨  
之京棟王參政如勤婦作繅致力杼軸雖媿羅綺亦復遲壞周  
景遠如頭陀學佛頗見小乘苦行繼脩或可證果子既品題七  
八人者或謂蕭叔達身能作字故鍾繇輩遭其口吻子僅解操  
筆詎容歷詆殊不知食前方丈具於饗人舉挾一嘗甘辛立辨  
正自不必手善意調然後始識味也

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柳貫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  
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  
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為雄要大德中邊庭嘗  
一擾矣亡幾天子為轂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莅其省事至  
則息兵勞農脩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帥臣張  
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而張亦  
過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卒蹈故常無復長慮後憂迫關  
陝憂起倉猝馳潰卒數百騎聞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  
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賴皇靈震烜毒自引去而謠言屢發猶  
越月踰時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特以左右司  
郎中始至即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趣北境轉  
輸益募高人估入粟危其儲待縫紉調濟窮智畢力一年而

端緒見二年而品式且滿三年而完庶樂與人忘其艱即御史  
行邊者還言治狀朝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  
之精力已疲耗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使治其  
處于後建省常選勳戚大臣以鎮重之至即又亦優秩假寵其  
勞效灼灼則減階之以踐樞要然十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  
不過自王以及於公豈非以其特之所遭而易為功歟予見當  
今藩府望僚持文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軋於盛氣不得  
展布甚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給  
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使公幸當王  
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為王陳之心能精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  
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數歲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  
以北無不嚮風驚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  
其時天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之

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和林之事紀載獨詳此則史  
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實諸事虞君之為是辭固  
以公之制行於古無矣其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  
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用  
者為公悲而以其徂於宴安者為世戒因予言而興起於斯文  
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雜著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  
 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  
 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  
 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曆二年冬有  
 旨命奎章閣學士院與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梓  
 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  
 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  
 屬而為之太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揔監其事翰  
 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

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旦奎章閣大學士大  
禧宗裡使臣阿第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  
杏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  
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司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  
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載  
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部尚書臣  
虞夔擇文學儒士二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入府之鈔以  
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  
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右  
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  
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  
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 祖宗勲業具在  
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

備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不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  
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  
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  
未有人民貢賦國用繫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  
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  
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政刑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  
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  
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  
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降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  
疎遠不知於辭忌或草莽不識於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  
求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創於蘇冕續於崔鉉  
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珪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  
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此方

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廼若  
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  
之初歛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  
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僚貪  
冒恩私不稱旨意不勝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君事

### 帝號

臣聞我國家之有天下也上配邃古之聖神繼天立極非若後  
世之興者也堯以唐侯興虞夏禪殷周絲契稷起蓋有所因而  
進者也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宋漢起亭長則已微矣唐啓晉  
陽之謀宋因陳橋之變得國之故其亦未盡善者乎其餘紛然  
竊據一隅妄立名字以相侵奪歷年不多者何足算哉惟我  
聖朝則不然

聖祖之生受命自天肇基朔土龍奮虎躍豪傑雲附歷艱難而  
志愈厲處高遠而氣彌昌神明協符以聖繼聖至我  
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號著大位正矣於是東征西伐莫敢不  
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而聖子神孫德日以隆業日以盛靈旗  
所向如草偃風至於

世祖皇帝天經地緯聖武神文無敵於天下矣試嘗論之金在  
中原加之以天討一鼓而取之得九州之腹心宋寓江南青之  
以失信數道而舉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紇之部白霄  
高肅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蠡屯蟻聚俯伏內嚮  
何可勝數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  
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為大元也以為昔之有國者或  
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為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  
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嗚呼制作若此所

以啓万万年之基詎不信欤  
成宗皇帝繼統於大成 武宗皇帝恢宏於盛業 仁宗皇帝  
慈祥之政 英宗皇帝神明之姿海內晏然衆庶寧一晉邸信  
用茲謀違於祖訓天怒人怨遂終厥身我 今上皇帝應天順  
人義師克捷朞月之間正位凝命而又克讓 明宗皇帝出於  
至誠凡屬有生莫不感悅重居大寶誕受尊號於是任賢輔佐  
崇德報功體大臣而禮羣臣親九族而協黎庶人文備舉天道  
益彰頌聲作於朝廷泰和決於荒裔治平之迹蓋有不勝其紀  
者嗚呼今天下垂黃戴白之民年七八十至於百歲者皆生於  
聖元有天下之日矣舍哺鼓腹長子老孫至於世世長戴聖元  
日月之照臨長樂聖元雨露之涵育何其盛哉編年之書具載  
國史夫大天下之統壹天下之心莫重於號著

帝號篇

帝訓

臣聞

聖祖神宗之盛德大業著在簡冊昭如日星矣惟聖心精微因  
言以宣者有不得而具聞焉采諸大臣故家有因事而親蒙教  
誡或傳誦而得諸見聞及以文書來上者悉輯而錄之以發其  
端後有可攷者得以次第而補之矣

帝制

臣聞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  
史臣之所脩潤其來尚矣 國朝以國語訓勅者曰聖旨史臣  
代言者曰詔書謹列若干篇

帝系

臣聞自三皇五帝以來莫不衆建同姓以作藩輔詩曰本支百  
世蓋重之也國家宗系外延無得而開季考諸簡牘而可見者



謹著之篇

帝系附錄

自古國家別本支樹藩屏以為國家長久之計然維持之道蓋必有禮法存乎其間 聖朝宗藩之蕃且大自古莫及而累朝為之法制以保之者有分地人民賜予之厚有車服官府符信封諡之貴有使命往來之禮有奉命征討之事有訓教防閑之禁事在簡牘可屬而傳者次第歲月而著之篇

臣事六

治典 總叙

書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執事此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則有官制沿革以見其名位品秩祿食之差有補吏入官之法以見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則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蹟之可述者也

官制

國家肇基朔方輔相之臣與凡百執事惟上所命其名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討重在軍旅之事故有萬戶千戶之目而治政刑則有斷事之官可謂簡要者矣既取中原定四方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願省大元師副元師之屬者也或以上所命之或諸王大臣摠兵政者承制以命之若郡縣兵民賦稅之事外諸侯亦得自辟用蓋隨事創立未有定制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始末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輔相者曰中書省本兵者曰樞密院主彈糾者曰御史臺以次建置內外百司庶府各因其事而舉矣其在內者廢置陞降之因革政治之所繫也故不得不備考而紀之若夫宗戚之重莫重於宗正府今宗正所隸特重於茲盜詐

偽之刑極縶之本矣重於司農今勸樹藝者歲受其成日宣政  
總佛事而西域邊事之重係焉至於內廷東宮之官屬若國史  
翰林集賢之治文書宣徵之治玉食將作之治器繕如此之類  
皆以重臣領之蓋國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職掌之事視古昔幾  
至倍蓰故其官府之陞至於重大而其席亦已繁多日益月增  
其轉然也其後頗以官冗吏繁為言數石詔裁而卒未遑及咸  
亦有不得已者夫外之郡縣其朝廷遠者則鎮之以行中書省  
郡縣又遠於省若有邊徼之事者則置宣尉司以達之鹽鐵之  
類又別置官有軍旅之事分布於外者則置節度使戶府有大征討  
則置行樞密院無則廢舉刺之事則有行御史臺願監察御史  
肅政廉訪司以治之此其大凡也其詳各著于篇

三公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其職則實亮天地燮理陰陽以檢

道經邦者也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  
始為太師凡為三公者皆國之重臣而漢人惟劉秉忠為太保  
其後鮮有聞惟贈官或有之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  
之屬或置或不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  
少不恒有也又有所謂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因金舊制  
謂之散官實無開府之儀云凡開府者則有參軍長史之屬附  
見于篇

宰臣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以治民庶治疆之得失回執之安  
否繫焉國初將相大臣年月既簡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  
元以來執政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列表而書之政事因可  
得而見矣

各行省

國初分任軍民之事或稱行省無定例既立都省車駕行幸都  
省官從而留都者亦謂之行省有征伐之事則或置行省與行  
樞密院迭為廢置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有尚書省則  
為行尚書省尚書廢則行省仍稱中書省初以行省為稱者雖云  
便宜承制之權而無職名留都所謂行中書省者不別設官因  
都省之留者而已其各處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  
以省官出領其事或才置參政僉省同僉之類其後至於設丞  
相其官皆以宰執行其處省事繫銜既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  
行中書省平章若右丞左丞參政而其體始不與都省侔矣參  
政之下又嘗再置僉省後亦廢今天下行省凡十而有廢置遷  
革者著于篇

入官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治天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

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國蒙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獲蒙傑之用  
及得中原損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  
若禁衛之臣所謂禁衛者然而任使有親踈職事有繁易歷時  
有久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或  
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以自貴不  
以外官為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士莫先焉故攻取  
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  
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對惟習於刀筆者為適用於當時  
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才者亦出於其間  
而政治繁之矣撰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始貴其名而  
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蓋鮮殆國學初以貴近就學  
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  
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必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

士議輒中止死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爾  
世祖皇帝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之制而加達矣  
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得官雖細大有  
殊要欲為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仕之者學夫治  
酒漿飲食者執一夜者為弓矢衣甲車廬者治曆數陰陽醫藥  
看出納財賦者遠矣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  
得遷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  
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  
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 補吏

國朝入官之制自吏業進者為多卿相守分於此焉出故補吏  
之法尤為詳密今別而錄之雖有舊例也衝改者簡牘尚存則  
亦存之以備沿革之考譯史宣使通事知印奏差附見

### 儒學教官

世祖皇帝既立國子學以教國人及公卿大夫之子取其賢能  
俊秀而用之又推其法於天下而郡縣皆立學其司儒之命於  
朝廷者曰儒學教授路府上州則置焉蒙古字行則置蒙古字  
教授考滿皆入流而陰陽醫學亦做置教授不與流選之考

### 軍官

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孫以世繼茲著其大槩詳在軍  
旅之典矣

### 歲穀官

國家既有中原國用所繫賦稅為重而內附諸侯之取諸民者  
寬急豐約各准其意莫能一也

世祖皇帝始制宣課官多擇明敏忠厚之士用之民用稍舒方  
是時郡縣之間在利權為要官及好聚歛者見用紛然建置官

府民用弗堪今數十年之間稍有定制故凡殿敷之任有可考者則備書之以見其沿革云

投下

古者諸侯分國而治天子命卿之外大夫士以下其君皆得而命之今制郡縣之官皆受命於朝廷惟諸王邑司與其所受賜湯沐之地得自舉人然必以名聞諸朝廷而後授職不得通於他官蓋慎之也

封贈

至元中追贈之制唯一二勳舊之家以特恩見褒雖略有成例未行也至大初始行定制課忠責孝之意備矣其沿革著于篇

承廕

聖王之制賞延于世是以國家有承廕之法辨嫡庶謹嗣續推恩致儆之法意備焉

臣事

維我祖宗聖德神功至盛極大如天地之不可計度如日月之不可繪畫聖上詔脩此書實以顯謨承烈為重然求事蹟於吏牘則文繁者不足以得其旨意事簡者又不足以見其始末於是神聖思慮之精微誥訓之詳委攻取之機略法令之制作幾不得其什一焉以為宗藩大臣中外文武百僚有近侍帷幄遠將使旨內議典則外授征討或各有所授而傳為因得以考其績餘之所在故從而求之歲月之間其以書來告者既取其大係諸聖典而其事有不可棄遺者著臣事之篇

賦典 總序

傳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有用茲古之仁如天地也奧若皇元肇基朔方神功大業混一華夏好生之仁如天地也今賦典之目有曰版

籍戶口八紘萬國文軌攸同總總林林重譯歸化此有人也白  
都邑曰經理始自建邦設郡分疆畫界置郡邑以聚蒸民經田  
野以均稅役次而大封同姓以厚親親之義此有土也曰農桑  
曰賦稅曰廚法曰海運曰金銀珠玉曰銅鐵錫曰鹽法曰茶  
法曰酒課曰商稅曰市舶均其貢賦遷其有無穀貨流通富民  
利國此有財也曰宗親歲賜曰百官俸秩曰公用錢曰常平義  
倉曰惠民藥局曰市糴糧草曰賑糶賑貸曰恤惠鰥寡歲有經  
費制之以節出納稽會有司具焉此有用也於乎我祖宗創業  
守成艱難勤儉亦豈易言哉大率以脩德為立國之基以養民  
為生財之本布諸方策昭示後裔以垂憲萬世者寧有既乎

惟我  
太祖皇帝開創中土而大業既定

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統始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遂分天  
下為十一省以山東西河北之地為腹裏隸都省餘則行中書  
省治之下則以宣慰司轄路路轄府州若縣星羅棋布粲然有  
條至元間嘗命祕書少監虞應龍等修大一統志書在官府可  
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異城邑建置之不常歸附之期設官  
之所必以有徵所以紀疆理之大彰王化之遠也猗歟大哉

附錄 安南

我國家始定雲南即出師取安南事見征伐篇及其來朝事見  
朝貢遣使等篇今黎嶺所撰安南志畧沿革地理山川物產風  
俗略備取以著此篇其封爵有王侯官緡有御史與服法令之  
類皆擬於天朝朝廷寬仁待以遠人而閩粵之而不可載於此  
故不書

版籍

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開天建極以生民為心繼惟

太宗皇帝纂承天緒迨歲甲午減金於蔡明年乙未始下詔籍

民數時方兵革之餘自燕京順天等三十餘路得戶八十餘萬

屢救撫民之官勞來安集增羨者賞逃亡者罰歲壬子欲驗戶

口登耗復下詔籍之視乙未之數增二十餘萬戶欽惟

世祖皇帝其仁如天世治時雖黎民不變至元七年有司請大

比民數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

上命丞相伯顏伐宋諭之曰昔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江南定

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聖人如天之仁於

茲見矣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

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南北之戶總書于冊者計一千三百一

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

有一而其山澤溪洞之氓又不與焉上視漢唐極盛之數無以  
加此夫天地之道生生不息推之以祖宗厚澤深仁洪昌繁衍  
幸有以隆我皇元萬世無疆之不基

經理

履畝而稅者亦田制之一法也故有國家者必善治之則人不  
擾而賦有恆否則未見其利也夫民間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  
產去而稅存固在齊當治也延祐初章閻倡經理之議期限猝  
迫貪刻並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黥吏並緣為姦盜賊並  
起田萊荒蕪其弊有甚於在前者至降明詔以撫慰之而後定  
故才臣計吏之有欲為者可不熟慮而慎行之哉

農桑

農桑者王政之本也可不重哉我  
世祖皇帝從左丞張文謙之請立司農官頒農政化天下以孰

本就實之道老者得其所養少者有以自力教之蓄積之方甲  
之學校之義牧民之官驗其勤惰風紀之司嚴其體察歲終以  
為殿最其法可謂至矣迨夫列聖相承論音誕布必諄諄以勸  
農為言皆所以為生民之命而開太平之基者也今徒著于篇

賦稅

太宗皇帝詔有曰依倣唐租庸調之法其地稅量土地之宜大  
朝開創之始務從寬大此丙申歲詔旨之節文也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申明舊制而加密焉則送納之期收受  
之式封完之禁會計之法於是乎大備矣

賦稅夏稅

成宗皇帝時丞相完澤等以江南科稅之未有定例也於是參  
稽亡宋之制定夏秋二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秋止徵  
其糧稅視其糧以為差或一石輸稅三貫一貫一貫或一貫五

伯文一貫七伯文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  
蓋經久之道也然稅隨地出有產去而稅存者貧弱或不給焉  
守土之吏可不體其立法之意也哉

賦稅科差

國家之得中原也納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而  
上下科取之中統建元以來始有定制歲終中書則會計其出  
入總數而奏焉年穀不登則有減免之恩所以息民力也及得  
江南其制益廣國家殷富人物阜康則王者輕徭薄賦之效焉

海運

惟我

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  
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  
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



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王之功逮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 鈔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七月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也行用鈔之法文牘莫稽交鈔則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是年十月又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焉印造支發歲有經數用久而弊者則赴官換易除以工墨稱物貨之平通貿易之便為利博矣其法之弊也鈔輕而物重子母不能相權故至元尚書省折以中統之五倍至大尚書省又折以至元之五倍每加愈重而

中統至元之相兼迄於今而見用其可稽者皆錄焉

### 附錄 錢法

周禮九府圜法其來尚矣 聖朝造交鈔寶鈔以權錢鈔有錢文銅有禁法是

世祖皇帝有意於圜法久矣特未遑鼓鑄流通耳至大三年詔有司行用銅錢四年詔罷之錢雖不行而議者甚衆間有論辯確至隨章具錄以備舉行雖然資世之寶廢興亦有數存乎其間云

### 金銀珠玉銅鐵鉛錫礬鐵竹木等課

山林川澤之產皆天地自然之利也可以富國而或以病民我國家皆因土人呈獻願輸之課其多者不盡收其少者不強取故享其利於英窮焉凡州郡所入之數登於王府為國經賦者則載之而好功興利之徒時立說以自售其事之虛實言之用

否則在朝廷也

鹽法

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賦治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定六  
色均辨之

大宗皇帝歲庚寅始行鹽法立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  
每鹽一引須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立兩淮  
兩浙福建運司三每引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  
凡天下總設運司七分辦歲課然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  
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  
建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井亦  
多不同往往在萬山之中解鹽之外工立勞費竄古凋弊課額  
漸增本末均困此其難者也元貞丙申每引增課鈔為六十五

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泰定  
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己巳復增為一百五十貫尼今天下  
歲辦正餘鹽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課鈔計者  
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噫視中統至元之數已增  
幾二十倍矣然而國用益不給何哉司財用者不可不察也

茶法

皇朝至元六年始以興元交鈔同知運使白賡言初權成都茶  
課十三年江南平左丞呂文煥首以主茶稅為言以宋會五十  
貫準中統鈔一貫次年定長引短引是歲征一千二百餘定十  
七年置權茶都轉運使司于江州路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  
遂除長引專用短引二十一年免食茶稅以益正稅二十三年  
以李起言增引稅為五貫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為一十貫  
延祐五年用江西茶運副法忽魯丁言減引兩錢每引再增為

一十二兩五錢次年課額遂增為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定建  
天曆己巳罷推司而歸諸州縣按茶之權始於唐德宗宋遂為  
國賦今國家茶課由約而博原委有自云

酒醋

國初有徵收課稅所而州縣酒醋悉隸後大都則立酒課提舉  
司外而路府州縣皆著課額為國賦之一其利亦云厚矣

商稅

國家始得中原賦諸民者未有定制歲甲午始立徵收課稅所  
以徵商賈之稅初無定額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每  
歲隨路通收稅課以銀四萬五千定為額禁毋多取以紓民力  
逮二十六年桑哥為丞相遂重增其稅自是以來漸以增益視  
其初倍蓰十百不侔矣

市舶

皇朝平定江南幅員既廣賦益夥於是泉州上海澈浦温州  
慶元廣東杭州隣海諸郡與遠夷蕃國往復互易舶貨因宋制  
細物十分而取一麤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船  
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博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  
而所入之貨嘗以萬計其法至詳密矣或者以捐中國無用之  
貨易遠方難致之物為說而不思夫國家聲教綏懷無遠不及  
之效孰謂知所當賢者哉

宗親歲賜

國朝諸宗戚勳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為監  
秩祿受命如王宮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每五戶出絲  
一斤不得私徵之凡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予之  
其歲賜則屢幣各有差始定於  
太宗之時而增於  
憲宗之日其文牘可稽也至

世祖平定江南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時折支以鈔而成  
廟復加賜吾於歐大統有宗而事權不紊分文有則而恩澤不  
遠規摹宏遠哉

俸秩

回初在官未置祿秩至

由祖皇帝中統建元始著給祿之令內而朝臣百司外而路府  
州縣微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之有職田也  
故益之以米焉 朝廷之歲費重矣而官吏之奉職者可不思  
所以報稱之哉

公用錢

在官者月給廩祿亦既周矣而隨朝諸大夫多貴官時有賀上  
燕集交好之禮取俸給以備用則申屬多不給迺賜之錢使得  
貸諸人入其子息以給其用自至大二年始賜左右司六部後

諸司接例以請者皆頒賜焉多寡無定制云

常平義倉

國朝自至元六年詔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倉于路府使饑  
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誠救荒之良法也  
今名雖存而實廢焉申明舉行則在乎人耳

惠民藥局

聖朝自

太宗皇帝九年丁酉始立惠民藥局自燕京至南京凡一十路  
逮大德三年詔各路分置之官給鈔本各有差月營子  
藥物仍擇良醫主典救療貧民俾無疾痛之患大哉  
德好生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市糴糧草

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為先况邊庭所需軍儲尤不可

一日關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  
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務容旅和糴糧以爲軍需以  
待歉年歲以爲常又在京師馬之爲用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  
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  
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  
萬引此回一家市糴之大略也

蜀免 恩免差稅

古者府藏有積乃與民休息或復其租我朝治底隆平時因慶  
遇或行幸所過恒賜差稅由是密邇如大興開平興和畿內諸  
縣賦稅屢免垂白之老不識公吏熙熙陶陶咸樂太平之世吁  
亦盛矣

蠲免 災傷免差稅

民者國之本賦者民之力我國家常以薄稅歛寬督責思與民

同樂乎雍熙故於耕也勸其惰勞其勤惟恐民之不足或有災  
沴詔書迭下除其賦稅以優民力俾無流移之患曰後有年皆吾  
皇之賜也

賑貸 京師賑糶糧紅帖糧

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逐末者多仰給海運糧至元二  
十二年兩城設鋪分遣官吏下其市直賑糶歲以爲常間爲豪  
強嗜利之徒巧取弗能周及貧民大德五年省臣奏旨令有司  
取會兩城貧之戶口之數置立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  
數逐月對帖以給之其視賑糶之價三分常減去其一名曰紅  
帖糧遂與賑糶並行焉

賑貸 各處災傷賑濟

周禮救荒之政十有二凶荒凶札皆有蓄積以備不虞漢高就  
食之令文帝發倉之政亦其次也我國家每下詔必以賑糶爲

獨不能自存為念特加優卹官為稟贍或不幸而遇水旱蟲螟  
之災即遣使存問安撫戒飭官吏廉潔庫帑不吝其出凡在內  
者開糴者派出粟者官視之如赤子惟恐有凍餒焉斯民何其  
幸也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

雜著

禮典總序

於皇有元應天順人功成治定繩稽古經國施和萬民惟  
中興禮樂大備粲然成方垂則後世夫制禮自近覃遠由親  
疏朝覲會同以正大位以統百官以馭天下錫賚燕饗以隆  
威以親大臣以裸賓客天下既定弗敢怠寧故行幸以時君臨  
萬邦在器與名故通信以瑞節辨等以輿服定律作樂治歷明  
時何以守成求國帝王之訓以崇德何以新民率循聖賢之學  
以設教勵學以經行而實興其賢能廣履於芻蕘以通微其壅  
蔽討論閭邑藝文脩矣學在薄來老人柔矣天道弗遠示君以  
事故度德以應禎祥脩己以弭疢變而人道備矣是以道全于  
天德涵乎地仁義孚于民然後可以享上帝事祖宗通乎上下

之祀而無愧生榮死哀極乎幽明之度祕耕內典悉其祀禱之  
方而鬼神之情見矣考諸行事殿有成績作禮典上中下篇一  
曰朝會二曰燕饗三曰行幸四曰符寶五曰輿服六曰樂七曰  
歷八曰進講九曰御書十曰學校十有一曰藝文十有二曰貢  
舉十有三曰舉遺逸十有四曰求言十有五曰進書十有六曰  
遣使十有七曰朝貢十有八曰瑞異為禮典上篇一曰郊祀二  
曰宗廟三曰社稷四曰岳鎮海瀆五曰三皇六曰先農七曰宣  
聖廟八曰諸神祀典九曰功臣祀廟十曰謚十有一曰賜碑十  
有二曰旌表為禮典中篇一曰釋二曰道為禮典下篇蓋國家  
典禮朝會以尊君治人之道也郊廟以裡祀事神之道也佛氏  
為教超乎神人之表所以輯福於國家庶者也故各為一篇  
之首

朝會

國朝凡大朝會后妃宗室親戚大臣將帥百執事及四方朝附  
者咸在朝會之信執禮之恭誥教之嚴詞令之美車馬服用之  
別牲齋歌樂之辨寬而有制和而有容貴有所尚賤無不逮固  
已極盛大於當時矣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始命議禮考文思兼古帝王之事粲然成  
一代典章以垂無窮焉

燕饗

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饗之禮親疏  
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令之嚴有以見祖  
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  
焉

行幸

皇朝建國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寧處

世祖皇帝定兩都以受朝貢備常乘以息勤勞次舍有恒處車廬有恒治春秋有恒時遊政有度燕享有節有司以時供具而法高乎此安不忘危也子孫萬世之法者也故列聖至于今率循而行之

符寶

古者合信於天下皆用玉焉至秦得和氏璧刻為皇帝璽後有天下者傳之為寶或不得則傲而作之噫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爰製大寶質兼金玉之貴文列古今之宜以成一代之制度典瑞掌之爰述其目凡軍符驛券諸侯王百司印章附焉

輿服

聖朝輿服之制適宜便事及盡收四方諸國也聽因其俗之舊又擇其善者而通用之

世祖皇帝立國建元有朝廷之盛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如冕鳥之制祭祀則用之旂常之章朝會則用之至英宗皇帝始置鹵簿於是乎儀衛兼備矣

樂

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見興王之盛焉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古樂朝會燕饗用燕樂於是古今之音備矣

歷

欽天授時帝典先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夏首徵名儒作授時歷為仰儀簡儀及諸儀表創物之智有古人未及為者於是測景之所東極句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厓北盡歐勒凡二十有七是亦古所未備者也其為法多采唐一行之議主於隨時考驗以與天合則無前代



襲傳會之弊此亦古所未能用者也豈非其元會合宇宙一初之徵歟昔在

太宗皇帝時中書耶律楚材嘗為真  
牛元歷足以見國初彌綸  
天地之事者已知此今西成亦  
有歷官國家參用之

進講

國初嘗求儒者於兵間已有問道考治之意

世祖之在潛藩也盡收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而顧問焉論定大業厥有成憲在位三十餘年凡大政令大謀議諸儒老人得以經術進言者可考而知也歷朝因之至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始開奎章閣陳祖宗之遺訓考經史之格言以養德性以成事功而文治大興矣

御書

日月之懸象雲漢之為章星辰之經緯皆天之文也及夫河出

圖洛出書則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豈非造化之緼至是而著明歟天子言而為訓誥誓命行而為禮樂典章何往而非文也至於萬幾之暇親御翰墨則刻之琬琰焜燿來世亦猶天之所為其惟圖書乎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爰擇名儒以傳東宮是故裕宗皇帝之在春坊嘗有日習微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羣臣傳至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則辭章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學校

古之有國家者設庠序學校以教其民申孝弟之義導仁義之方所以扶植三綱五常之道也故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秦漢以降率是而行之則治遠是而廢之則否明效大驗不可誣也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建學于燕四方諸侯

相繼興學迨夫世祖皇帝之在潛邸也故金進士元好問啓  
請爲儒教大宗師作其即位以道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  
設提舉官以領郡縣學校之事於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  
未暨者以有學焉至元八年頒行國字又設蒙古字學視儒學  
而加重自時厥後書院精舍月益歲增及夫大司農之立則一  
鄉一社皆有學矣列聖相承百年之間幅員萬里黌舍相望  
何其盛也而我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又設置授  
經郎于奎章閣之下以教近臣貴戚子弟之幼者教學自貴近  
始天下有不感化者乎外是醫藥卜筮之流亦皆有肄習之所  
則名一藝者咸精其能矣若稽周官鄉大夫之教屬地官大司  
樂之教屬春官今國都郡邑之學載禮典鄉社之學則賦典具  
存云

藝文

我國家文學之盛上古聖賢以來諸儒經傳之學史官載之書  
其主典之官則有翰林國史集賢等院秘書國子等監而律歷  
陰陽醫卜之事也乾之教老莊之說又各有其人焉民間之書  
尚多也自我朝之所作者製國字以通語言文字於萬方迷國  
制以示禮樂刑政於天下至若奎章之建閣斷自宸衷緝熙聖  
學表章斯文所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矣夫

貢舉

以科目取賢能之士歷周漢至于唐以來其目多矣我太宗  
皇帝旣取中原卽行試選取士之法至元中嘗議行進士科歷  
大德至大皆有議而未及行仁宗皇帝始以獨斷行之如茂  
異神童之科有則舉之非若進士科之有定額也而亦附見焉  
舉遺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爲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

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貪夫廉  
薄夫敦鄙夫寬懦  
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以道遠舉者餘年間尚多有之而簡  
牘殊不備書有徵者以啓其端

求言

昔者留堯之言聖人擇焉我國家來言者以達下情言苟不當  
亦不加罪著在令甲其內外臣僚章疏語在治典中禮曹職掌  
封事其衆朝廷數使治擇而採用之俟其成編則取而載之此

進書

工執藝事各進其技因以得官者蓋有之矣能文之士以其所  
作來獻朝廷許之噫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亦兼取焉

遣使

昔我國家之臨萬方也未來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則從而  
征之伐事在政典此記使事而已天下既定郡縣既立有所詢

問考察則遣使致命遐遠則遣使督事已而罷彙有司之存牘  
爲此篇

朝貢

我國家幅員之廣極天地覆燾自唐虞三代聲教威力所不能  
被者莫不執玉貢琛以脩臣職於是設官治館以待之梯山航  
海殊服異狀不可勝紀案牘不具不德備書立此篇以俟考補

瑞異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也而祥瑞或  
或不書者恐善倖者之生多心焉今災祥並置以考休咎之徵  
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右禮典上篇凡十有八目

郊祀

惟天子得祭天古之制也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下自有拜天

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宗廟以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爲之制者也有司以開廣可知者  
憲宗皇帝始拜天於日月山既而又用孔子孫元措言祭昊天  
后土始大會樂  
世祖皇帝至於今制度弥文而國家之舊禮初不廢也

### 宗廟

國初祭享之禮祖宗自有成法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秋七月  
祀 祖宗于中書省二年因建太廟于燕京四年冬十有一月  
有事于太廟至元十七年新作太廟于大都更定寔歲有恒祀  
武宗皇帝始親享 英宗皇帝更作新廟始製鹵簿御衣冕行  
裸獻 今上中興先見廟而後即位親祀之禮史不絕書宜乎  
克戡大難身致隆平規模宏遠矣

### 社稷

古者有人民則首社稷至元二十九年始用御史中丞崔彥言  
以明年正月營社稷於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  
牲牢器幣二獻之禮八成之樂亞於郊廟之隆矣郡縣之祀風  
雨雷師皆附焉

### 嶽鎮海瀆

古者有事於方岳天子親之其在諸侯封內者則諸侯亦各得  
祀之秦漢之後嶽鎮海瀆全歸職方氏之時蓋鮮我國家混一  
名山大川或在封域之內日 世祖皇帝累降明詔以次加封  
歲時遣使禮焉

### 三皇

三皇配天立極有國家者載諸祀典禮亦宜之我國家通祀於  
天下祭歲略倣孔子之廟歲以春秋之季行事而以醫者主之

先農

國家既得中原始立勸農司又置大司農專領耕桑之事歲有  
祈報於先農則其官主之詩于  
天子而行事焉  
宣聖廟

右國家者通使仲尼於天下其來尚矣我國家定中國廟祀如  
故而學隸焉舟車所至凡置郡縣之地無小大莫不皆有廟學  
其重者京師有國學之建東魯有關里之祠至於褒封聖門之  
重崇撫儒者之勤尤為盛大矣

諸神祀典

神明之祀必因山川之形氣或有功德於人民可以禦災患可  
以立名教者則載之祀典非禮之禮不淫則諂在王政所宜禁  
者矣

功臣祠廟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有廟以祭其祖考功臣之立廟雖  
諸葛武侯之於蜀漢猶有所不許焉後世宗法不行諸侯大夫  
之家無廟以祭幾於忘其先矣我國家一二大勳勞之臣賜之  
廟而使之祭皆異數云

謚

謚以易名所以定論平生也而羣臣之謚善惡具在今善者多  
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賜碑

昔之有大勳勞於國家者勒之鼎彝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  
世伐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其事具天官臣事  
茲著其目焉

旌表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孰無秉彝好德之心哉有國家者立為法制使愚不肖者有所觀感庶乎企而及之勉强以從之故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日以風示天下我朝教育之久有司上于禮部者無虛日旌異之書懸徧海內可不謂之盛治哉

右禮典中篇凡十有二目

釋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為宗我國家思以至仁大慈覆養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為宗社生靈計也其事攷而得之者悉載于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道

道家者流以清淨為宗禮讓榮醜其末也

太祖初有金真山觀機者亦勸上以好生止殺之事中原之人

至今稱道之此道之一門也其他如正一大道之類皆有所因起其事有關於朝廷者則錄之

右禮典下篇凡二目

政典總序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斬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惟我國家光受貞符一祖三宗經營大業天戈攸及無遠不庭成廟以來敷文享成邊垂乂安間有小警德明德威尋致救寧若創與守度越前古編之簡冊焜耀無極是作政典其類二十其帙百二十三

凡天下事其統有宗貫歷舉表以索以領作目錄一卷天造草昧西東梗阻式渙其羣以一萬有作征伐第一末盜遐夷潢池倨強蠶食校道兼興讓作招捕第二籍名編伍憲度以申踐更調發覲若畫三作軍制第一刁斗靈姑于威介威靈懸函矢

改軍之用作軍器第四作息進退齊之實難乃立之師示以成  
式作教習第五器久益弊習久益忘俾陳在列視其臧否作整  
點第六右能勤事以死樹功高爵厚祿用錫其成作軍賞第七  
急愓亡命賊事敗來待爾以何乃鋸鞭扑作責罰第八周廬微  
巡前後左右居重馭輕以臨天下作宿衛第九大君之心天下  
一家思保億兆皆如王宮作屯戍第十勞則思善興建是役且  
寬二農俾專南畝作功役第十一爾病我藥我振爾乏沐浴膏  
澤歌詠勤苦作存卹第十二有來叢脞紛瑣無歸取不可門棄  
之弗備作兵雜錄第十三屯田軍食馬牧軍資獵以合圍斯寓  
軍政驛郵騶邏皆有卒名非兵而兵故悉附見作馬政第十四  
屯田第十五驛傳第十六弓手第十七急流第十八祇從第十  
九鷹房捕獵第二十終焉

征伐

平宋

國家既踏金遂與宋鄰歲有疆場之事天啓

列聖方事開拓宋德日衰權姦擅命土隳人貳曾不知警遠

世祖即祚拘我好使郝紹結我叛臣李璿天子震怒是以有襄

陽之役文煥送款呂文煥亡徵具矣而直我神聖興王之運驅

豪傑攬羣策騰逐靈會二道鼓行

至元十一年七月左丞相伯顏奉詔南征九月一日伯顏與

史天澤命師襄陽分軍為三道伯顏引大軍水陸趨鄂州招

討使羅某以兵一萬由西路老鵝山趨荆南府唆都以兵一

萬由東路棗陽掠司空山

前第破竹中堅握機於是新沙陽新城

十月二十二日大軍至沙陽城下令墨揚總管招降城上不

肯與之語復使一倖持黃榜及檄文且傳鄂州都統趙文義

肯入城招之其守將畢樓王總管者斬俘焚黃榜其部信傳  
益乘一舟引軍十七人來降續又降軍船七艘王總管斬益  
軍之欲降而未及者日暮我軍立砲二十三日參政呂文煥  
至城下諭之使降弓弩亂發乃水陸並進軍有李國用者  
能祭風風大作砲子張元帥等噴鬪盡汁火砲入城燒屋  
舍煙焰燎天城遂破生擒畢樓等四人餘悉斬之沙陽南  
五里為新寨其將曰邊統二十四日參政呂文煥至城下  
招諭城上人不肯酬答流矢乱下二十五日伯顏等過江令  
鉄木兒史答刺渾二人詣城下招之列沙陽所斬首及縛串  
樓王等令望城呼邊都統宜速降不然禍在目下又射黃榜  
及文檄入城中又遣人招邊都統曰請呂參政與語文煥騎  
馬至城下飛矢如雨中文煥右臂奔蹶二十六日總制黃順  
來降二十七日令順赴城下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欲下

邊都統邀截入城當門斬之統副任寧又來降遂引軍據其  
周圍堡寨復使人招於城下邊都統不答但以火砲石炮弓  
弩箭鏃俱發於是水陸並進立砲擊豎雲梯登城攻破邊  
都統自焚死串樓王等四人亦併誅

慶陽羅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軍至蔡店伯顏大會親將議渡江遣總  
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諸將曰漢  
口水急且有備不若由淪河轉取沙武口以入大江伯顏遣  
硯沙武口宋將夏貴堅守其勢難犯伯顏乃圍漢陽軍陽言  
取漢口渡江貴果出精兵數十援漢陽併力守築伯顏遣萬  
戶阿剌罕率騎兵倍道趨沙武口襄振之十二月九日大軍  
自漢口開坝引船入淪河轉沙武口達於大江十日伯顏以  
戰艦萬計相踵而至先令數千艘泊於江岸北屯布蒙古漢



軍旌旗旂望宋人奪氣夏貴率漢鄂舟師旂旌三十餘里迎敵至夜貴潛發兵犯我師軍船總管張當戰卻之是日令諸將修攻具進陽羅堡十一日詰旦遣人宣布朝廷威德招諭陽羅將士拜聽十二日又遣人敷陳禍福宋將士曰我輩受大宋重恩戮力死報此其時也安有救送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伯顏遂指揮諸將進攻不克十三日復攻陽羅保伯顏密謀於阿木曰宋人之心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堅攻之徒勞苦今夜汝以鉄騎三千汎舟視上流陣必不堅當為搗虛之計以來日絕早渡襲南岸苟得過速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乃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搗虛可以得志遂以昏時溯流二十餘里泊青山是夜雪大作夜半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拒戰江中阿木橫身盪決蹀血中流

禽都統高邦顯房某死者無算得船千餘艘阿木登沙洲急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卻萬戶史弼鼓勇而戰遂得南岸諸將出馬苦鬪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宋人敗走十四日黎明阿木遣報依命而往已過江矣伯喜大喜指揮諸將急攻陽羅堡又舟師直衝敵船大戰江中我軍盡銳攻之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命乘舟走至白虎山抵暮方止諸將以貴大將不可使乞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是夜宋置問使朱禔孫金鄂州而適既而沿江諸郡邑皆來降

夏貴似道益湖

十二年二月九日伯顏兵入池州宋平章賈似道率孫虎臣夏貴等悉兵十餘萬號百萬建都督府以戰艦五十餘艘屯

丁家洲遣表克己家京等奉國書求成請稱臣歲貢伯顏遣  
千戶囊加綽與克己同往答書如君臣相率納土即高奏聞  
不然爾甲兵以決勝負囊加綽曰言似道不肯降十六日  
次于丁家洲西軍相拒數里十八日進戰伯顏曰囊京不敵  
宜以計勝即令軍中作大柝數十枚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  
其舟宋人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乃分兵夾江步趨  
然後麾戰艦合勢衝宋軍阿朮與其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  
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時後軍時  
我已令諸將順江勢兩岸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動伯顏趨  
我船急進即朮即手柝衝船雷鼓大震聲動天地我師掠彼  
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舫艦蕩午分乍合阿  
朮以小旗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潰即回棹走伯  
顏以步騎夾岸拊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水

爲之赤獲戰艦二日艘及都督府印軍資器械無筭似道走  
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軍次當塗和州太平建康相繼  
歎附於我

走張世傑焦山

七月一日張世傑等率水軍操戰艦曰黃鶴白鷁萬餘艘屯  
焦山南北每十船爲一舫沉鉄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自  
起碇蓋示以必死也時宋將劉師勇據常州誘浙右新附諸  
城復叛與世傑虎臣輩相合成欲致死於我二日阿朮登右  
公山望之舫艦連接旌旗蔽江阿朮曰可燒而敗之遂命仇  
健善鼓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來射阿朮居中奮擊繼以  
火箭灼其蓬檣窘急而出董文炳亦以軍直扣焦山之麓交  
戰自寅至午宋人力不能支遂潰欲遁又卒不能起碇士平  
投江者數萬世傑等氣竄不知所往追至團山得船七百餘

艘停敗兵黨既盡是海東兵不敢出  
大燔毗陵

十月十六日伯顏軍至常州先是常帥劉師勇舉衆附訖  
一而陰結外援據城以叛伯顏至不忍加兵乃射書城中曉以  
禍福許其自新至再三終不從十七日更令諸極史書諭文  
射入城中曰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亦衆復來據之矣丞相  
願兵臨城四面攻擊勢易摧枯耳然我主上好生惡殺務  
以招徠爲先連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爾之士民勿以歸降  
復叛爲疑爾之將士勿以拒敵我師爲懼約以來日如能出  
城歸附以保生靈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  
附州城一例遷加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  
之日枕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無貽後悔又不聽伯顏  
乃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砲弓弩等日夜攻

之不息十八日諸軍奮勇爭先登木城即豎紅幟於城上四  
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

五載而宋不國矣是易亡命假息閩廣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大軍至臨安北五十里陳宜中張世傑  
蘇劉義劉師勇等挾宋宗室廣王昺益王昀遁去宋主尋歸  
命五月一日文天祥宜中世傑等立是於福州收集潰兵大  
破閩人壽賞於是閩中亦變爲是用是發兵五萬取邵武諸  
城六月命彭都統征廣州李恒救邵武至建昌民心少安又  
破吳浚兵於南豐九月江西兵與東首阿刺罕董文炳會征  
是招討也的迷失會東省兵于福州右副元帥呂師夔在副  
元帥張樂榮實將兵赴梅嶺與是兵遇敗之是遁海外初十  
四年九月五日福州宣慰使唆都言南劍州安撫司達魯花  
赤馬良佐遣人召福泉等處密探得是宋廷都廣州改威熙

元年又開舟師至港口為廣州官軍殺退回在海內有一山  
名秀山又名武定山山上民萬餘家有一巨窟者是置此人  
宅宇作殿闕屯駐其兵病死者甚多十一月十五日千戶教  
化孫獲南人言宣中奔廣州十二月九日塔出圍廣州宣中  
遁十二日宋將張鎮孫以廣州降宣中尋與是昂世傑劉義  
等走香山十八日塔出會哈刺解言唆都遣人持書諭世傑  
是等警潰不知所之塔出復遣哈刺解與宣撫梁雄飛招討  
王天祿將兵追襲之與世傑軍遇於香山奪戰艦符印俘其  
將吏李茂等詰問之茂對世傑攻泉州宣中與尚數千人船  
八百艘比至虎頭山中流為風壞船眾溺死宜中以身免二  
十三日沿海經畧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帥府兵追是昂世傑  
等至廣州七洲洋及之戰海洋中奪船二百艘獲是母舅俞  
如珪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將王用來降言是已死世

傑等立昂改元祥興士卒止萬人而硃洲無糧儲聞瓊州守  
臣欲給糧二萬石海道灘水淺急難於轉運止有咨磊浦可  
通舟楫宜急以兵守之雷州總管忙兀解等得其說即命諸  
將進軍為戰守之計

### 崖山拉傾

六月二十七日江東道宣慰使張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  
江西省參政李恒為副都元帥征昂等閏十一月十四日恒  
入廣州待弘範降卒戴寶言益王死硃洲廣州屯新會縣之  
崖山縛草架木為宮殿凡千餘楹有船七百艘軍士尚眾由  
海道度兩晝夜可抵其所舍舟莫能往也十六年正月二日  
弘範發潮陽遠徑往崖州十四日弘範至崖山圍世傑軍十  
六日李恒聞弘範已赴海道即率麾下戰艦百二十艘入海  
二十二日恒會世傑于崖山初弘範至甲子門獲昂片候劉

音顧凱知為松亭崖山之西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枕海西北啓港弘範至山北水淺不通乃由山東而南又西與吳過吳更宮山麓其結艦千餘艘下碇海中中艦而外舳大索貫之為柵以自固四圍樓櫓如城弘範命樂總管方寨斷其焚其宮吳以關艦號快船者樵汲弘範命樂總管方寨斷其汲路恒以拔都船當之吳遣兵爭之皆敗去自是樵牧日梗弘範又命樂總管自寨以砲擊吳艦艦堅不動有烏蜚船千艘救吳艦于北弘範笑曰此徒取死耳夜擇小舟由港西潛列烏蜚船北徹其兩岸且以戰艦衝之烏蜚船皆並海民素不知戰吳又不敢援進退無據攻殺靡遺弘範因取烏蜚載草灌油乘風縱火欲焚吳艦吳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鉤而沃之竟莫能燬吳將周文英日挑戰十餘次皆為弘範所敗弘範以張世傑其父柔之故卒成把時有罪逃宋

索其錫韓某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王死不移也韓迫之世傑笑曰果欲吾降撤汝圍兵使吾出諸將請以砲攻之弘範曰砲攻敵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聚留而與戰也且上必吾屬必誅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命恒亦謂弘範曰我軍賊賊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新自知力屈必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能成功直對攻二月五日夜弘範召諸將平日弘範分諸將為四軍恒當以南及西弘範將其一居西南必南道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南艦可受危聞其將左大帥不宜自輕其等當效

義

一一

氣出山西微雨滿天弘

面順流衝擊突入其陣恒

行徑擣其柵我軍憑高瞰敵勇

兵接戰彼以江淮勁卒各殊死鬪

南軍復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以火炮

其卒始奪一艦弘範所乘艦布障四匝伏盾作樂敵疑宴而

懈弘範以已艦昇於敵且出入艱乃回艦尾抵左大左大射

矢集布障桅索如蟬弘範度其矢盡撤障去盾兵矢火石俱

發奪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敵懼去自投水諸將

合勢乘亂皆殊死混戰自己至申警震天海斬獲幾盡昂端

明殿學士陸秀夫先沉妻子於水登昂船曰官家事危矣奈

初十紙終三紙破脫  
自卅一至五十三

何遂抱吳俱死于水時弘範操小舟詣恒議事世傑等乘間

開南壁率十六艦奪港門遁去恒與弘範等追至崖山口值

天晚風雨驟至烟霧四塞諸將各相失弘範還恒獨進追之

承宣使程國秀等解甲就降焚溺之餘尚得海艦八百餘艘

七日浮水之屍十餘萬有卒求物屍間言見一屍小而哲衣

黃衣負印鐵云詔書之寶取寶獻弘範弘範問宋人尹都統

曰昂也又問近侍數人皆以為然求之已不得矣世傑奔交

趾至海陵港遇風艦敗溺死弘範等磨崖山紀功而還恒追

至高州得獲昂尸報遂回

葉芽斯絕惟 太祖皇帝以來西夏回紇高昌六詔交州三韓

以及中原悉 為臣庶猶宋未下我

世皇遂能一六合車馬混 光嶽之氣以上接百王之統嗚呼盛

哉若神謀睿算昭 運於高 物之表者有不可得而知將相遠方

略士平之奉勇助之族會降下之次第則悉著篇中

高麗

太祖皇帝之七三年天兵至高麗共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

殺使者遂絕不來太宗三年討之王曠又降置京府縣達魯

花赤七十二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

遣帥問罪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拔其城甚多

十年暇遣人奉表詔徵曠以母喪辭詔朝明年終不至定宗

之二年憲宗之二年至七年伐不已出祖中統元年王佛

歸欵且言出水就陸詔罷征二年出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

以王朝京師六年其令公林衍廢植立安慶公曰渴者遣國王

頭輦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渴衍入朝植受詔得還為王且

來觀渴衍不至七年討衍師廢境衍已前死國人滅其族因又

設官監其國無何植之族承化公以二別抄叛又遣將破斬之

餘黨金通精走耽羅華亦禽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是後王

來世子入侍龍錫便蕃至尚主為王官賜功臣號至于今渥澤

益以加列聖之涵濡煦嫗者至矣匪頌貢語在禮典茲第書

軍旅之事而附以耽羅焉

太祖十二年天兵討契丹叛人至高麗國人洪大官降為鄉

導共攻其國其王迎王師降自後歲貢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十九年若古與往使中途為賊所害後積年絕不相通大

宗三年遣元帥撒里塔火里赤等討之王曠降置京府縣七

十二達魯花赤而助師四年六月殺達魯花赤而叛保海島

八月又遣撒里塔討之中流矢軍回七年唐古福源征之七

八九三年連拔城池十年暇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

年五月詔曠入朝辭以母喪詔朝明年定宗二年命阿母

仇與福源同討憲宗三年命宗王耶甯征之拔禾山城等

四年改命札刺  
統元年四月詔王俱歸欵冊爲王請出水就陸班師罷征二  
年卅子植入朝三年王植至元元年八月植朝九月頒改元  
詔于其國六年八月卅子湛言權臣廢其父立安慶公渴爲  
王詔遣幹脫思不花李諤詳問九月蒙哥都征之十月差國  
王頭輦哥行省事撫定高麗仍詔植渴林衍入朝十一月二  
十三日植受詔復位十二月植入朝七年正月討林衍二月  
植還國設達魯花赤五月大軍次王京衍已前死六月承化  
公以三別抄軍叛據江華島劫焚府庫圖籍逃入海中行省  
令乃顏追擊之八年正月請尚主五月經畧使欣都史樞等  
攻破瑛島斬承化公其黨金通精走耽羅六月卅子湛入侍  
十年四月欣都洪茶立拔耽羅禽金通精十一年五月公主  
下降於湛後名曠又名昨

日本

日本海國自至元大德間黑迪啟弘趙良弼杜世忠何文著王  
積翁釋如智寧一山與高麗之潘阜金有成輩數使其國惟積  
翁中道爲舟人所殺餘皆奉國書以達而竟不報聘至元十年  
忻都洪茶立以二萬五千人征之第虜掠而歸十七年阿刺罕  
范文虎輩以十萬人征之未見敵喪全師二十年阿塔海復以  
十萬人往而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 上亦謂日本未嘗相  
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遂罷征日本人竟不至國  
書始書 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繼稱 大元皇帝致書  
日本國王未並云不宣白不臣之也辭假假欵欵自抑之意溢  
於簡冊雖孝文於尉陀不是過卓還 上以爲將命者不達黑  
迪被却 上以爲與封疆者慎守固禦爲常此將吏之過良弼  
之往復謂不見報者宜以高麗林衍叛道梗故耶終不以旅拒



名之忻都軍既遠國道商人持金來易錢亦聽之又詔勿困  
苦其商人柔遠之道至矣阿剌罕之行上宣諭曰有一事朕  
憂之恐卿輩不和耳既而諸帥果以輿尸取敗而上言將校不  
聽節制逃去載運士至合浦遣還鄉里及敗卒于閭者脫歸則  
言省臣先潰去棄軍五龍山下爲日本所戮諸將之罪始暴著  
昂吉兒之言曰語曰上下同欲者勝又曰兵以氣爲主近歲民  
貧賦重存水旱救死不暇復驅之涉海遠征莫不愁嘆此非上  
下同欲也軍嘗挫衄東海倉皇喪氣人無鬪志非所謂以氣爲  
主也成宗即祚或又建言伐之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卒遣寧一山附商舶往使而已嗚呼世祖之文經武略與知  
人之明謙光之度成宗之能持盈昂吉兒之謹言諸將之罪  
負日本之自絕照臨皆當使後世有聞焉  
至元二年命兵部侍郎黑迪禮部侍郎殷弘持國書往使日

本書稱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云云末云不宣白道高  
麗高麗王植言道險遠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  
書往留六月不得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再命黑迪弘往至對  
馬島日本人拒不納交鬪執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還六  
年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且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  
二月又命祕書監趙良弼往使良弼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  
廷議與其國上下分未定與其國且無禮數上從之良弼至  
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時又有曹介叔者上言高麗迂  
路導引國使有捷徑順風半日可到但使臣則不敢同往大  
軍進征則願爲鄉導上曰如此則當恩之九年五月命高麗  
王植致書日本諭使通好始遣跡四郎者入朝上宴勞之既  
又逼使者徒歸竟不報聘十年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  
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

九百艘載士卒三萬五千伐之十一年十月入其國敗之而我軍不整箭又盡第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殿都魯丁往使書前言大元皇帝致書於日本國王後言不宣白亦不來覲十四年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十月立日本行省命何刺罕爲右丞相與左丞相范文虎及忻都茶丘等率十萬人討之十八年二月諸將陸辭上若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返上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王國佐等不聽節制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壹岳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坐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無食無主者三日衆議推張

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虜去六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間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閩與莫青共萬五者逃還十萬之衆得返者此三人也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左丞陳其右丞鄭其參政往以十萬人往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績翁者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一願行者共謀殺績翁不果使而返二十三年上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達耳乞用兵日本上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大德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馱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安南

安南以險遠為國自憲宗世祖時大將兀良哈解鎮南王脫歡凡兩以王師入其所居之城其餘疆場之事皆細微也亦畧載之

憲宗二年世祖征大理發中道兀良哈解由西道晏當諸王抄合也只烈由東道白蠻進三年大理平四年世祖比還留兀良哈解攻諸夷未附者七年兵次交趾北阿闐遣使往諭不返又遣徹徹都等將兵進抵洮江兀良哈解繼進十二月十三日交人敗入其國國主陳勝窳海島出所遣使獄中屠其滅留九日以熱班師還至三十七部鬼方復遣二使招勝勝還國憤殘毀縛還二使八年勝傳國其長子光昂光昂遣其婿以方物來見兀良哈解遣訥刺丁招光昂來朝光昂納欵中統元年禮部郎中孟中充南諭使持詔入安南

光昂遣族人通使大夫奉公貢外郎諸衛寄班阮璨等請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從之至元三年頒改元詔賜曆以十四年光昂卒其世子日恒立累徵入朝不至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不願帖木兒為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設僚屬有差詔立陳遺愛為安南王二十年阿里海牙以書抵日恒俾助兵糧攻占城上命鎮南王道交趾伐占城二十一年十一月師次永州安南遣興道王率眾二萬屯衝要以扼王師十二月敗之于可離隘又敗之于洞板隘殺其將秦岑至內勞隘敗其興道王遁走執其將大僚班段台進至萬劫興道王又敗走官軍至富良江日恒親拒戰敗棄城走天長府師入其國別將右丞唐兀解敗其太師昭明王雲肅王左天王等兵宗王咬哥敗其昭孝王于清化府斬之大軍追日恒于阿魯江德剛江處破之進至天長府日恒又敗走禽其

建德侯陳仲追至膠海口不知日烜所在其族昭國王文義  
侯武道侯明智侯明誠侯彰懷侯彰憲侯義國侯等皆降唐  
兀解追日烜及其上皇至安邦海口棄船走山林尋聞入清  
化府四月交兵大起其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于阿魯堡忠  
誠王攻千戶馬榮于江口皆殺退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  
數匝雖多死增兵轉衆官軍朝暮應戰困乏器仗皆盡遂棄  
其京城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烜遣其懷文侯來追  
殺之至冊江伏發官軍蹋斷浮橋多溺死七月事聞樞密院  
請以兵五千期今年十月會潭州征之二十二年正月議徵  
兵各省復大舉伐安南詔立其族之來降者益稷爲安南王  
秀峻爲輔義公以奉陳氏祀日烜上言東宮及鳴求罷兵湖  
南宣慰司亦上言民疲士卒多死傷詔散兵還各營罷征二  
十四年令烏馬兒樊參政率兵水陸進征交趾尋亦罷二十

年以累徵不至議遣劉一拔都征之

世祖上仙 成宗即祚詔赦日燁罪

雲安

憲宗御極當癸丑之歲 世祖以皇弟奉詔征西南夷命兀良  
哈台爲先驅明年還朝兀良哈台專征至五年悉定凡得城五  
府八郡匹蠻部二十七至元四年冊宗室忽哥赤爲雲南王遣  
就國鎮撫之自是裔夷犷俗時起跳梁則皆郡縣其地之後之  
事故第入招捕類中此不載

憲宗三年 世祖征西南夷由土蕃入雲南命兀良哈台自  
旦當嶺入降摩些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 世祖  
遂入大理國城兀良哈台分兵取附都善闡烏蠻次羅部府  
大酋高昇拒戰大破於淺可郎山下昇嬰城自守城際滇池  
三面皆水難攻圍七百始克國主段智興系暗權臣高祥方

謀篡弒及大兵至智與走匿昆澤追及善鄴獲之 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尋引兵入土蕃酋長唆火脫因塔里堅守兀良哈台進攻懼而出降用爲鄉導襲取白蠻譯曰察罕章齊依山固守兀良哈台令其子阿木殺蠻退走乘勝至烏蠻曰哈刺章攻破水城四年春 世祖還兀良哈台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依山阻水不可近鬼蠻輩復助之兀良哈台攻不下阿木攀城而入遂拔之又下乾德哥城圍不花合因國拔赤土哥塞又克忽闌城降羅羅斯阿伯阿魯諸國凡平五城八府四郡烏白等二十七部蠻至元四年命忽哥赤爲雲南王以鎮之

建都

建都古越篤也至元四年怯綿領兵招諭其人亦有願爲內應者既而以無功坐誅九年親王也速台兒乞往征十一年蒙古

台又往征元貞間立軍民總管府于其地然出師振旅降下攻擊之詳簿書闕焉

至元三年九月四川行院言建都欲降乞降詔招之四年九月怯綿乞領兵招建都從之十月下詔招諭五年三月建都總管軍民大頭目八座億智拍祖不作四人遣急吉者來告乞官軍攻城我等殺國主效力上蕃頭目晚着亦願助糧六年六月怯綿無功亡士卒棄市九年正月親王也速台兒願領六千人往征之上從其請十一年命蒙古台領兵一萬一千五百征之元貞二年五月丞相完澤奏立建都軍民總管府

緬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上官信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刺丁破其二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之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答兒往征破

其江頭城二十一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既其王爲庶子不速速  
古里所囚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僉宗王闊  
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  
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  
亦似之皆叢爾國而婁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鎮撫可憐哉

至元八年大理鄴聞等路宣慰司遣乞台脫因等使緬招其  
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介博者偕來十年以乞台脫  
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刺失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  
郎小云失充國信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來朝十二  
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  
一由大部馬一由縹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  
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  
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

去使不返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  
探伺國信消息蒲賊阻道今蒲人漸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齒  
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已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  
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  
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直日總摠千戶脫羅脫孩奉命  
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旌駐南甸阿禾  
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  
百馬萬疋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  
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  
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  
騎爲一隊信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  
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直日追  
之三里抵寨門旋濼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我軍後信

首日馳報忽都復列為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  
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  
者盈二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  
而還捕虜甚眾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  
脫者又為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負傷者雖多惟  
一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  
省遣某道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舉棘摩些軍三  
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  
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二百餘砦士官曲臘蒲折民  
四千孟磨愛呂氏一千磨素蒙匡黑峇八刺民二萬蒙古甸  
甫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  
月王師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峇兒右丞大卜參知政  
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大軍發中慶十月

二十七日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相吾峇  
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  
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十一  
日與太卜軍會十三日令諸將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頭  
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表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  
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  
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  
解塞阻道不得行遣膽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士官  
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膽馬宅回江頭城  
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  
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卜弄二人期以兩  
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視事阿  
必立先乞言於朝廷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

尋鎮西平緬宣撫司。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爲逆雲南省請今秋進討奉旨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來朝賜王爵印封僧加八的爲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籠國其國王遣其舅兀刺合兀都魯新合二人從管竹思加赴關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可瓦力引軍登舟縛去兀刺合兀都魯新合劫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闌等來言舊緬王帖滅的實行劫奪於尔令已去位鄒聶爲王遣我輩召尔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鄒聶曰帖滅的引八百媳婦軍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刺班羅等城又劫奪尔登籠國人物尔等回朝

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的已廢持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爲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僧民前緬王却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散當只麻麻刺班羅四族百姓又劫奪登籠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爲王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細豆移文江頭站頭目速的刺必塞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萬謂答麻的徵緬王及其世子曰自歸大元之後使我多負勞費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師臣僕百餘人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就就時謂阿散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死所屋下七日風雨不止夢其國人曰吾不得其地若焚死弃骨於水則晴從



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與父  
師臣僕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回回畏吾兒漢人百餘輩皆  
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緬王之子古馬刺加  
失八脫耽入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讐大槩  
謂阿巴民叛緬王乞師朝廷伐定之叛人怒謂王求軍殺掠  
我爲人奴遂修城聚兵謀廢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刺者  
僧吉藍從人相繼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謂其  
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我親伐  
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衆遂生二心王執而囚  
之僧哥速等於不甘兩宿吉老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  
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今百官乘象馬從阿散哥也出  
見僧哥速僧哥速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  
豕牢中分其妻妾王爲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雲南行省

左丞忙兀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違分  
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絏又  
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當奏從朝廷區  
處乃敢擅權廢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救且小甸叛人劫  
虜官民尚且赴救若麻刺的微王乃上命爲國主叛臣囚之  
豈可不救抑使外國效尤爲亂將致大患行省以聞已而又  
聞新主亦被弒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書聞於上上曰忙兀  
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速議奏行十二月阿刺哥也犯邊攻阿  
真谷馬來城拒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年正月召忙兀  
都魯迷失赴闕議兵事五月故緬王塔馬來城土官納速刺  
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尚書教化迪伴送世子僧加八的還  
國國王集衆聽詔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  
二人興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賊之兄阿刺哥

也曰尔二弟不聽詔文敢為亂尔令退兵從命則已否則是  
尔同謀阿刺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因阿刺哥也二人引兵逼  
城王遣納速刺等出戰納速刺敗被禽王令國中諸僧出謂  
二人曰毋徒苦百姓尔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尔兄復乃  
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  
心如不信請入大寺為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速刺亦  
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  
朝乞力朝普囚於木連城凡十又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刺  
哥也令弟阿難答速弒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刺加  
失巴遁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據王妻妾共立王  
孽弟鄒聶方十六歲誅不附已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國馬  
來兩城納速刺逃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密奏征緬事忙兀  
都刺迷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

一萬人不可奉旨所擬猶少可增為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  
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上  
官高阿康從軍又請命親王闊闊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  
曰闊闊雖去勿令預事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  
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發軍中慶期至大理丙永昌騰衝會集  
十月入緬十二月五日至馬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  
兄弟三人所守木連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  
兀都魯迷失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  
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梢單梢砲向  
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分軍破其石山寨  
又召白衣催糧軍二千切圍其城南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擣  
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  
非叛人乃 皇帝良使以緬王作違理二事我等收之彼自

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蒙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  
省官監之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諭賊三人親出  
方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任一年賊竟不肯親出  
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勞苦不還實  
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  
有旨孰敢不住在法口傳聖旨勿行我等今當回軍二十八  
日分省官方議軍事早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  
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及章吉察兒等忙兀  
都魯迷失移文稱大畢未成豈可回軍若尔等果不肯住可  
留一半軍或二千當職當住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  
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任我輩亦可住我輩皆願住夏徧告軍  
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訖賊拘我於  
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迴必出降惜乎回早章吉

察兒等宣言病軍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  
官命追回先行軍皆言去已遠何可及次日將校皆回分省  
官亦由蒙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屈  
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察兒等同  
稱軍多病不可住擬合回軍下令留之不聽恃親典兵權引  
軍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所立緬王已送  
至其父舊所居城中報賊脅從者已少皆從我矣若可住當  
遣人再報若不可住我亦走出又言賊饋阿康酒食阿康受  
之疑是寶贖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曰此阿散哥也  
賂衆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尔實受之我輩未嘗知也  
欲與諸將尔自處之蓋因阿康與察罕不花等預此行故功  
不成乞置對以懲後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奉旨遣河南  
平章政事一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蓋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

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  
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賂賂爪難已至兵中復縱之  
共爲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號令偏裨阿康  
因與察罕不花謀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擅回阿康察罕不  
花伏誅忙兀都魯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  
宣勅永不叙用忙兀都魯迷失子不得廢首沮軍事萬戶咬  
交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真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  
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答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宣  
撫使也

占城

占城初嘗奉表來降至元十九年以執國使興師問罪二十年  
正月破其木城泊大州其主字魯由補刺者吾遁走其舅寶脫  
秃花陽求降附以款我師陰爲戰計往返再三辭語支蔓總兵

官陵都竟不之覺及得曾延之報始疑信相半而已隨其術中  
幾陷偏師嗚呼鄙夷亦多詐哉二十一年之征則以安南道阻  
不果語在安南事中

至元十五年左右唆都以宋平因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  
里咱牙信合八刺麻哈迭瓦有內附意奏之詔降虎符授榮  
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迪總  
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  
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孛囉耶叩南詔占把地羅耶遣使貢  
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征占城初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  
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廷稱臣內屬謂其誠服遂命左丞唆  
都等就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率  
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使  
馬八兒國舟經占城海道皆被執故征之上曰老王無罪逆

令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百姓當依曹彬故事  
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二十九日  
師次占城港口北連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  
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自三十日為始治木  
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稍砲百餘座又木城  
西十里建行宮宇魯補刺者吾親率大兵屯守應援行省遣  
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往終不服十二月十八日  
占城貼書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  
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  
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  
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甯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  
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  
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

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  
千人守城供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  
求賢亞蘭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  
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答者回許  
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尋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  
王命來降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我師復駐城  
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禿魯花等三十餘人奉國主信物雜  
布二百疋大銀三疋小銀五十七疋碎銀一甕為贄歸欵又  
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  
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禿花曰不  
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聽候上聞二十九日  
寶脫禿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子利  
世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兵

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頓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請赴關進見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不遂質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李德堅栗全偕往覘之三十日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見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兄今字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衙之願禽字由補刺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百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

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保孫達兒及撒及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王補的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德堅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閩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顯等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顯木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我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

賊旁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  
朔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消岳榮守禦三月六日唆都領  
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  
唆都舊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管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  
日忽都忽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  
陳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  
遣文勞印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國貧無進物來年多備  
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日理勒藝文  
勞印大巴南等奉表歸欵二十一年命平章阿里海牙奉鎮  
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進

海外諸蕃

海外諸蕃見於征伐者惟爪哇之役為大會二行省兵二萬設  
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府四發舟千艘費鈔四萬定

費一年糧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備賞往返  
八閱月爪哇降而復叛伐葛郎得其妻子官屬百餘人而還其  
餘遜吞流求三嶼俱藍馬八兒那旺蘇木都刺蘇木達也里可  
温木速蠻瀆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丁呵兒來來急闌亦  
台進麻里子兒阿昔之屬又皆瑣瑣者其至也或遣使招來或  
風入貢不皆以兵下

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詔福建行省授亦黑迷失史弼高  
興為平章政事征爪哇軍二萬海舟千艘給一年糧二十五  
日亦黑迷失等陛辭上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  
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  
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軍輜自慶  
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

十四日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十八日至拘欄山議方略  
二月六日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  
處宣慰司官曲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  
人船十艘往招諭議定後七日大軍繼進於吉利門相候十  
三日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  
水陸並進弼興與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竈居仁等水軍  
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與亦黑迷失都元帥  
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  
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風船由  
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二十一日招  
諭爪哇宣撫司言爪哇王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  
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  
答吒耶等五十餘人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

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  
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  
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  
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隨省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  
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那海居仁萬戶鄭珪高德誠  
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使來告葛郎  
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援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  
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  
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  
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  
八日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  
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午時西南路  
賊又至興再戰至哺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



十九日會合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沂河而上亦  
黑迷失等由西南與等自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  
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  
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級國主入內城拒  
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戌時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  
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  
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  
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  
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

平倒刺沙

天曆元年九月壬申 今上皇帝即大位詔天下其節文曰洪  
惟我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  
以一統緒宗親各授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

所共守者也 世祖皇帝之後 成宗皇帝 武宗皇帝 仁

宗皇帝 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傳  
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帖失也先帖木  
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 英皇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  
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  
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伯都刺等專擅自用疏  
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 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  
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明詔既下於是倒刺沙之  
罪暴於縣宇中外同心奮勇敵愾卒致乾坤清夷歸爾聖宗  
社尊安四海樂業是編自八月甲申今太師中書右丞相臣燕  
帖木兒舉義至十月庚戌齊王臣月魯帖木兒奉上寶璽大臣  
奏散遣諸軍以至倒刺沙棄市二閱月之間致天下晏然者悉  
具簡冊焉

招捕

真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藥芽要荒四履六詔  
最遐閩廣播思兩江海涯遼霄江右嶺蜀木波番分龍盧自此  
下皆一字種名 黎別生熟撞擊驃蒲徭芒棘姑人除切 落落顧  
顧綿綿羅羅 此疊字名綿綿則村名用以足句羅羅羅羅斯也

白衣金齒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十墮關 音奢此以其服飾及  
所有為種名者八百媳婦七十城門皆國名 甸峇團洞箐柵墟

余由岳盤川屋激駛豁訝山經巨究豎亥斯差 此下一字地名也  
廣瑤縹慶 甸名 兼我凍斜 州名 白幫上東 團名 齒判粘凹 村名

頗計錄在影雷答瓢木茶 洞名 睽矜之州 泗涌之社 琅詡之譯  
噉聳之坡 此下皆一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 昵昌瓦農獲架必

迦苴善相俸矣比枯柯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雍真綠查  
林背嶺豚那結都渴杜望杜暮白定白拿大陽青特筠連豕驚

赤珊監塞鬼骨果駁律猛獲省騰 昔霞曰九層際 此下三字  
地名 曰新而元曰伽矣傑曰百眼江曰水手浪曰上落廢師宗

弥勒 此下四字地名 阿尼必解 一公卜薛阿白出麻猴狃狃  
八郎篤公吸刺豁瞳客客昔多夷生其中自為雄夸火頭大老  
此下皆酋長位名 把事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謀悠氏

名聳牙提呂摩耳 此下一字人名 甸思阿禾雄挫渾弄矣豆者  
哦雙葉拜法的并答麪个忙厓鴈莽出卷些二谷納刺構阿葵胡  
弄夯采只駿娘報竹哥細麥嬰上亞浪落膠蒙毡空弟羅勾非

白阿擅卧踏委界勾巴合彪鮮的官塊心担瓦英厭薛甲古阿  
娥若過生琮 此下三字人名 若大希婆若夢元仲若渾乞濫若

約薛要若阿鷹瓜若卜制頭若閉羅靈若天程孫若思蓬怯若  
兀勸吉若黃公爹若獨然朔若大河沙必乖豆來 此下四字人

名滿雪韋吠麻納布昌玉不廉古六分斬斤蘆朋信備谷良什

用喉社句耶山公氏貞此下四句著夷姓異的傍系猶古綴派

盤窮腸譜陀貞公猶的傍盤古綴陀窮腸健婦作配匪姪媿娃

阿衣納衣此下一字婦人名折射折利阿初地節攬陶蘇他有

忙葛農此下三字婦人名有梳蠻塔有南貢弄率蒸報室奠上

於加切下苦加切韻釋女作姿態貌今中原方言為婦人猥惡

之稱 軼結之左生息之野風氣不淑習俗異華故雖橫日以生

悉獮黠奇衰不有天彝國憲謂何骨肉睚眦聞爭紛拏重譯之

言馱舌諧談上陟加切下女加切喜人怒獸含戴則那製衣不

領不巾以靴裂綵纏膝推結髮懸起居佩刀少忤輒相加或嘯

徒復讐蠻觸關蝸或出犯徼地為王民孽痾焚劫公私脫囚拳

枷邊吏捕之則螳螂奮芥以禦車標槍批竹矢毒如蛇敗則各

鳥烏散入險阻隈阿貢鋤坐草軍圍戶椽木狀益顯魚粮蛇俗

作則鏟自貢鋤以下事詳見後禽獸畜之朝不見謹訶或畧誅

弗雍獮以兵戈華面而來羈縻撫錫齎冠服銅印青緇粵若妖

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投網罟黃華猗狂黎德蛟譁六十鳴

梟五九跳踊聖許萬頃鎮龍郎達圓明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

號鼠穴正衙劉六十蔡五九黃聖許李萬頃楊鎮龍章郎達黃

廣德立細春社可用圓明和尚皆嘗僭號改元建朝毀懸闕牌

事亦見于後坐止其身族鄙宥赦叶平聲惻不盡戮視同殺叛

於乎我元王政頗文柔武競互出兼施叶疎何切威聲其言流

澤滂沱會粹諸畢為招捕之科

### 雲南

至元十三年正月羅甸官禾者阿禾必紹降十月雲南省

調蒙古夔燹諸軍征白衣和泥一百九砦土官匍思叛溪七

溪等降得戶四萬又攻金齒落落廣甸瑤甸殺掠甚多又攻

斜烏蒙秃老蠻高州筠連等州十九處黑蒙阿謀歸舊侵藤

串縣地是月與安南鄰者七十城門國王答公遣其人名摩耳者來乞降又提呂提邦兩部來降饑行省發廩賑之未幾提呂子達量為提索所禽行省給榜招提索及使釋達量提索聽命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長子殆昔其鄰境土官弗里皮之壻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與殆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許令其壻統之是歲又征縹甸大部馬二十四年十月木龍蠻奴他謀告阿勒沙村阿加之子明目引軍殺死凹村頭目刺此雲南省下麗江路軍民宣撫司明目出見雲南王免其罪是年雲南右丞愛魯以蒙古軍一千師宗孫勒寸白軍一千農士富民丁三千征維摩蠻者哦滅鐵赤必匝尋出降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習普蠻阿浪普龍華扎山岩賊官生皆破之火頭輩逃者追普安路總管步木普丁府嶠我頭目矣豆等賫榜招出是歲

七十城門蠻密察挾讐殺掠大甸土官阿鄰繼遣其弟牟平來侵阿鄰逃入臨安路山樓建水城避之行省不能救又參省阿叔招捕花角蠻蠻時險率衆拒敵殺令史一人裨將十五人元貞元年九月習並日馬兒等犯邊雲南省招出習普昵昌等八岩蠻及馬兒部不舊解舊龍二岩蠻官的井的探等有必乖豆來者不肯降殺的井從者一人的井等懼不敢出官二年九月蒙光路軍民總管答剌乞藍的頭目答刺吉瓦農開陽兩寨自來不曾投降雲南省差道奴攻破之十一月車里蠻渾弄興兵占奪甸岩十又二所結構八百媳婦蠻欲攻倒龍等雲南省遣兵招捕大德元年十二月雲南省參政忽速刺攻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遁走初廣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農士富上言安寧州沈法昔招引唐興州黃夢祥深碎縣林言與花角蠻圍土富所居殺掠奪虎符

執其子信以去又攻其我州隘岸百姓既而又言夢祥結睦  
暇州岑聰引歸仁州歸洛州上降州利州軍四千人燒劫羅  
佐州官農郎生所轄那悶村及那寡州南村營谷村付州那  
羅村又奪其那環射隘剝笋羅波射布那哈那等十村行省  
胡知花角蠻去特磨四日程安寧州七日程唐興州睦暇州  
皆八日程十月三日忽速刺進討十二月七日過昔陽江經  
杜箐九日至花角蠻木葦砦破之十二日攻其正砦第一門  
賊敗奪門蓋其砦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進攻自辰鏖戰  
節次攻破其門日暮入砦賊散走蠻酋韋郎達不知所在韋  
郎自國家開拓以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叔招之不  
服迎敵官軍失利以此狂縱僭稱大號以妹夫郎蒲爲平章  
其餘有萬戶等官至是始敗尋又破其卒羅磨誠獲梁哥雅  
木箐等砦招中韋郎達婦翁繼村火頭普及把事希古竹幹

哥雅若火頭郎蒲及其弟郎狀郎蒲韋郎達之婿也稱韋郎  
達就陣中傷敗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砦其火頭郎圖希古  
郎甚出降及羅共砦火頭統幹希古都鷄韋郎達弟韋郎勤  
子韋郎應把事希古通幹知幹不弄砦火頭郎勤皆出降後  
軍攻安寧州沈法昔降移攻夢祥敗之棄砦走七年春永寧  
路阿永蠻雄挫反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南廣四省會兵討順元  
羅鬼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叛雄蠻挫匿順元蛇節賊黨阿瓘  
及其妻折躬折利并芒部蠻納即弟卧踏事覺遂與把事阿  
都阿牟等以二月二十一日於赤水河作亂殺永寧府判官  
常珪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戶卜速魯拒暮暉關三月一日官  
軍過關蠻拒戰阿都死獲其金裹甲鑊子槍賊退走自是連  
日轉戰自暮暉至普市關九戰殺蠻三百餘破海落越寨二  
洞阿牟亦死行省以天熟班師扼其魚槽長寧軍海嶺等關

聞于朝以爲雄控東接羅鬼西鄰芒部南近烏撒姻親相結  
滋蔓力強合以十月初雲南省軍進入暮暉湖廣軍自播州  
打鼓寨會寧鎮進入蠻地蘭州四川省軍自魚槽長寧進討  
十一月一日會於赤水河雄控策允從之閏五月軍中遣永  
寧同知蔡閏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撒班赤等招雄控雄控遣  
阿加阿抱出降稱病不出又令其屬委界入朝宰相奏雄控  
不至乞再伐之雄控乞以十二月八日狗日出見八年五月  
赴闕原其罪仍充土官遣還九年羅雄州軍火主阿邦龍少  
麻納布昌結廣西路豆温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下軍火頭  
阿只阿爲及亦左鄉阿甫等叛燒他羅迷驛左誘軍火主有  
軍三圈子普安路有軍六圈子降旨招諭仍督兵進討阿邦  
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攻虜阿那勇古答等阿非阿樓阿邦  
龍少子龍豆皆降豆温賊阿匡與弟阿思火頭者哇亦降連

戰敗之獲阿邦龍少追麻納布昌不得十一年阿迷土官日  
首火頭抽首領落落軍劫斃人奪官馬以叛又納樓茶甸土  
官師禾希古阿夷落落圭阿立甸必信怪齒村火頭阿則判村  
火頭阿提納填村火頭身和直善村火頭阿次虧抽俸村火  
頭雙米蒿村火頭咱休善笠鄉火頭阿豆加矣傑村火頭阿  
主矣北村火頭抽皆床村火頭遮奴元江路日納村火頭个  
忙忙部火頭虧抽維摩州土官者歐芽者文大布宴等並起  
應之官軍尋皆討定至大元年教合三部步少來龍砦火頭  
漸恐等反遣本部達魯花赤阿里招諭不服賊黨各掛殺阿  
里官軍破其巢斬漸恐各掛梟其首延祐七年七月花角廢  
韋郎達糾合五十二村山獠起兵萬餘劫阿用村呼其人曰  
爾急來降我即退兵尔之皇帝甚遠我亦作帝甚近若不降  
我必破尔砦火頭襲郎勝降賊行省遣官招諭九月求寧路

曲村頭目和俄等擅兵劫掠殺渠津州吏目李榮貴奪其渠  
州同知勅牒行省遣官招諭至治元年十月八日從渠州知  
州刺俄殺其兄刺初癸丑歲刺秋祖刺都降附雲南行省定  
立州縣令刺秋父刺陶作土官充從渠州知州後刺秋伯父  
刺落襲職尋爲火頭木落所殺刺落子刺定幼小依其舅子  
合住居綿綿村因持刺陶刺落宣命及州印以去刺俄謂已  
當襲職二次訴于雲南省捕子合刺定不獲刺俄以計誘刺  
秋赴破寺村潛于道懸弓射之中左目墜馬又斫左額一刀  
刺秋死俄集衆依摩些俗殺馬牛各一焚刺秋屍明日逼其  
嫂梳蠻塔爲妻及占奪刺秋所部百嫂梳蠻塔父刺資來取  
其女刺俄欲殺之刺資懼逃去栢興府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刺俄兄刺定自綿綿村與子合起兵奪刺俄刺地和山岩刺  
俄糾合頭目子首居些等合兵射死刺定復奪砦本州官往

招之刺俄拒砦遙謂曰父祖宣命俱在子合處又藏印不與  
尔客官行用我兄弟自相讐殺爭奪山砦不關尔番漢官事  
梳蠻塔係我嫂我殺兄刺定刺秋故以嫂爲妻我出官尔欲  
何說再三招諭不肯出官行省乞以一千人討之樞密院不  
聽咨本省招諭二十年四月馬龍鄉蠻普萬作亂初普萬父  
哥祛馬龍他郎甸人也任昔日思摩甸長官致仕長男普奴  
承廕父子皆居木用村普萬乃次子憤不得立與哥祛塔抽  
丑孫塔阿運結蒙古逃軍白夷顧顧等人攻燒木用甸甸民  
護哥祛逃出普萬殺哥祛弟阿笠弟子阿占塔可當等劫掠  
百姓求哥祛欲殺之行省委官招諭。十二月蒙化州蘭神  
場落落磨察火頭過生琮結慶甸蒲火頭阿你通起蒲軍二  
千五百磨察軍五百劫鎮南州定遠縣當布戶計羅黑加等  
殺九十九人虜男女百餘人行省招諭。泰定二年開南州

阿都刺火頭大阿哀引軍理陶刺孟等萬餘人圍刺些攻破  
十四處木邦路土官八廟等領白衣軍攻破倒八漢若朝廷  
遣幹尔端等持詔招大小車里車里寒寨子尼鴈構木子刀  
零出降

大理金齒

至元七年征金齒驃國五部未降者破其二部餘三百酋長  
阿憇福勒丁阿憇瓜降獻馬象二十四年金齒孟定甸官俺  
嫂孟纏甸官阿受夫嘗若官木拜共率民一萬五千來降又  
林場蒲人阿禮阿憇叔阿郎及阿蒙子雄黑皆為行省招出  
阿禮歲承差發鐵鋤六百雄黑布三百疋二十九年木忽甸  
土官忽都馬遣其子阿魯進金索鱗膽氈衣虎豹皮詣闕朝  
見三十年正月遣使持詔招際頭金齒。延祐五年永昌南  
窩清賊阿都衆阿良等作亂燒劫百姓殺鎮將奪驛馬雲南

省遣參政汪中奉石丞朶尔只討之自八月至明年五月破  
其寨柵殺人甚衆賊走入菁阿樓及降餘不可得以天熱回  
軍其枯柯甸柘甸慶甸等皆降願歲納賦千索。至治元年  
七月忽謀甸主管故侵土施路魯來等岩燒百四十一村殺  
提控被贖一人有司奉詔書開讀招諭管故不聽聽亦不出  
降二年鎮西路大甸火頭阿吾與三陣作亂奪木嶺雷弄二  
岩初三陣父阿蘭為鎮西總管叛要斬其弟你谷南赴關貢  
獻得襲職你谷南死子解朶襲位三陣使火頭倒緬招思二  
人見解朶求少土地人民不予遂投阿吾訴之共作亂詔使  
往諭迎至一樓上樓下周圍懸人首聽詔畢阿吾怒曰三陣  
吾孫也吾破不嶺寨殺傷甚衆虜五十人破雷弄甸燒四百  
餘戶管別岩懼而降我我遷其民二百五十家于我弟拜法  
岩中不嶺所虜人其族各以銀三兩贖一人盡贖



招諭我終不出亦不受榜所奪地亦不回付須與之相殺南  
甸路木甸火頭解院先奪羅左甸火頭阿賽妻阿衣為妻取  
之不肯與又奪阿賽弟奔占妻納衣妻其子阿休阿賽怒使  
奔古領兵三百遣奪其妻不得燒解院若

羅羅斯

至元十五年定昌路總管谷納叛遷入八只巴岩為賊八刺  
即安古馬楊古刺乞刺浦等皆應之毀橋梁取倉粟奪驛馬  
及屯田牛明年官軍擊斬谷通

車里

大德二年三月小車里結八百媳婦為亂經時不下數遣使  
奉詔招之不聽命延祐三年車里兀竹魯侵阿尼必解若阿  
白出麻岩燒劫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愛俄等侵銀沙羅甸  
兀里鹽井部日女具洛索等甸劫民財嚇取官所徵差發遣

使招降遣白衣阿愛詐為己子出官劫掠如故既而愛俄死  
其兄弟子姪罕塞昭愛刺構木力慶元仲等五人分黨爭愛  
俄位相殺久之遣火頭郭力看齋象牙一金信答一來降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

大德五年右丞劉深奉命征八百媳婦徵順元迺運人馬土  
官宋隆濟蛇節等拒命作亂朝廷起湖廣河南四川三省兵  
與田楊二氏軍馬會雲南省兵收捕于是烏撒土官宣慰使  
普刺總管那由與東川芒部乘釁俱叛其接羅羅斯及武定  
威楚曲靖仁德普安臨安廣西諸土族皆以朝廷遠征供輸  
煩勞為辭携貳反形已具車里白衣八里日等殺掠普騰江  
尾二甸奪去元忙龍二岩燒忙湯等二十四岩揚言殺與呂  
也構思麻部日共議渾侯連漢桑軍來攻普騰岩柵三月五  
日梁王出駐陸梁州六日烏撒蠻阿都普信及烏蒙蠻阿桂

阿察多等殺掠皇太后及梁王位下人畜十一日赫魯部官  
吏商旅貨財烏撒宣慰使僧家奴逃入中慶十五日東川土  
官阿葵烏撒逃來陸梁州依梁王城阿車阿苗分軍三道欲  
執宣慰使阿忽合約日由落吉渡口會阿乃普吉烏蒙率先  
攻阿都百姓次攻建昌燒烏蒙總管聯舍十七日烏撒蠻犯  
曲靖益州燒蕩坦驛殺掠駐兵關渡橋二十日烏撒烏蒙  
東川馬湖四族聚眾四千復起羅羅斯軍渡金沙江刻日攻  
建昌二月六日賊逼雅州邛州甚急陝西省遣右臣脫歡  
禦之八日奉旨也速解兒充陝西省平章政事汪阿塔赤充  
參知政事也速忽都魯充湖廣參政與平章劉二拔都等進  
征叛蠻闊里吉思爲湖廣平章與左丞散竹解陝西楊參政  
給軍凡有軍事聽也速解兒劉二拔都兩人節制其小有增  
損軍馬支給錢糧並便宜行事四月二日那由普利逼烏撒

烏蒙宣慰使兼管軍萬戶阿都台棄城去時陝西調軍二千  
人會合收捕三百人守播州小溪以逼烏撒蠻充斥之路雲  
南省調軍二千人屯陸梁州五百人駐西曲靖東望水西一  
千人於潯益州接烏撒地要害鎮守二千人護中慶而梁王  
又有兵五千人劉二拔都劉深田楊等兵方捕斬順元叛蠻  
未能會合也速解兒與雲南兵共進悉次第討平之

### 八百媳婦

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又侵緬國車里告急  
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與八百媳婦國爲小  
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向土官及大車里胡念  
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干以十萬人侵蒙樣等  
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請自討賊朝議調  
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江浙五省軍二萬人命前荆湖占城行

省左丞劉深等率以征旣而道經順元土官宋隆濟作亂道  
路不通官軍死傷深領軍回不果征至大四年雲南省言八  
百媳婦大小車里作亂蒲蠻阿婁銀僭平章都元帥七十城  
門土官緬察犯臨安建水普定路土官的謀害遷調官吏似  
此蜂起數年不息乞進討朝廷命賚詔招之皇慶二年雲南  
省命解難甸達魯花赤法忽刺丁等領元招出八百媳婦部  
曲乃愛乃溫官哀官吾恰尼哀當吾化兒阿吾阿散阿哀等  
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至其境木肯寨其蠻酋渾乞濫妻南  
貢弄使火頭乃要弄來迎詔至若立柵圍使者問來故答之  
又曰賚來聖旨有何說使者言未開讀不敢言俟見渾乞濫  
言之乃要還報旣又來致南貢弄之言曰使臣有何說可告  
我前此使者止至我若即回法忽刺丁等不可二月十三日  
渾乞濫男南通來見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事招尔等尔等

遣乃愛等出降故聖旨令遣我輩來招尔父子南通曰我等  
非降也胡知事言尔朝廷地闊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胡  
知事往觀之耳明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與我衣  
服鞍馬今尔等所有馬可盡牽來言訖一時牽去明日又來  
取去衣服旣而渾乞濫遣火頭南忿來曰可令使臣來見我  
三月十七日法忽刺丁等至合二若与渾乞濫相見宣詔明  
日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孟范甸把邊可就觀我地  
境使者不從曰若不觀我地土歸朝何以復命使者從之至  
孟范別有生蠻比要與南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  
可不助我使者從南通至木丙山拒敵比要聞有詔使遂退  
還至孟范使者欲返南通曰天熱水漲秋凉今尔回八月終  
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渾乞濫若渾乞濫手書白夷字奏章獻  
二象令其部曲渾乞漏渾八刺我董賽愛章闌等隨使者赴闕

八番順元諸蠻 又名一奚不薛

至元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中府方蕃主韋昌盛皆納  
土來降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國卧龍蕃主龍昌寧大龍  
蕃主龍延三小龍蕃主龍延萬武盛軍蕃主程延隨過蠻軍  
蕃主龍羅篤太平蕃主石延異永盛軍蕃主洪延暢靜海軍  
盧蕃主盧延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貌龍章珍黃延顯盧  
文錦龍延細延回龍四海龍助法龍才零龍文求等朝廷立  
八番宣慰使司司官赴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新添遣千戶  
張旺招羅氏國惟賀宗一寨投降餘皆迎敵旺殺散二十七  
日至羅崩寨賊又連日與總管王采戰皆披甲戴紅氈帽采  
遇害二十九日又戰於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  
諸蕃主以四日集卧龍蕃受宣命至期俱來惟盧蕃主盧延  
陵為羅氏國主阿察引軍往大吳西胡迷使趙木納來執云

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納款後與鬼國結婚鬼國言我未降  
尔奈何先降羅氏遂毀虎符以叛羅氏又名羅殿事間十七  
年四川蠻呂告部主阿濟上言乞招阿察從之既而命南省  
及雲南四川進討八月二十九日阿察遣阿恹阿麻二人至  
四川諸蠻夷部宣慰使司自言無反意但雲南平章聽我蠻  
人烏鎖納之言織羅我罪朝廷不知我今赴闕聽聖裁雲南  
左丞愛魯四川都元帥也速解見與南省期以十一月十五  
日會一奚卜薛至期南省軍不至愛魯與阿察戰也速解兒  
命萬戶彭天祥藥刺海帖木兒脫歡分三道攻會寧關一奚  
卜薛遣其部落阿侯拒戰敗逃入山箐亦奚卜薛奔鵬飛砦  
阿察走大寧愛魯等進兵也速解兒曰賊已離巢穴今發烏  
撒播州及南省近地兵足以勦除我等可回不然曠日持久  
糧乏瘴起不便事聞上命藥刺海以千人守其地久之賊窮

因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納款二十九年二月一日降詔招懷  
溪洞蠻夷曰中書省奏金竹知府牒驢言先奉聖旨招諭平  
伐山齊砦主謹詳約定奪今有居幾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  
當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內附乞頒聖旨庸許自新朕嘉其  
誠遂俞所奏令諭尔衆咸聽朕言惟爾鄰封率多臣服自番  
方而入貢尋萬國以來庭南順丹州北懷金竹陳蒙爛土頃  
已向風新添葛蠻久皆欵化成膺寶命仍佩金符賞賚有加  
官守如故尔等如能率衆效順同仁一視尚尔迷之或是伊  
戚之自貽勉思轉禍之言當體好生之意元貞二年六月平  
伐鄰界平珠瀘洞砦主王三原謝鷄鷄公韋巴郎楊義等十  
八處等官來雲南省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撫諭至大德元年  
四月平珠洞宿家沙家二族賚進呈禮物出洞道經其鄰  
新添葛蠻宋氏之村頭水底砦宋氏怒二族不由已以斧斤

遣上都雲長官落冒率衆遮道奪進物二族逃散破劫韋巴  
郎砦五月宋氏復令平浪巡檢歐陽濯龍與其下木洞李巴  
林竹哥等率木棍六十餘人劫平珠洞蠻官足萬金婆南大  
砦柵逼使背雲南之招從已求降不從濯龍掠去足萬金從  
人足萬雷等及進獻方物此行實招到平林獨山州搖和洞  
唐開珠羅等處八百四十四砦民五萬餘朝廷立長官司以  
統之而以蠻婦阿初充長官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蠻主  
二萬馬虫等叛殺巡檢三萬尋出降馬虫走他所聚七千餘  
人陷平包砦圍重輿砦又與叛猫攸佬必際等蠻結連獲槐  
丫江等處猫人作亂三年命湖廣平章劉某征之四年正月  
猫桑柘遣所部文何持竹契長刀及方物來降播州宣慰司  
以爲蠻司逃禽戮然亦須招安既而黃平府亦上言桑柘附  
近之重輿必際都陣攸佬必梅等二十二砦刻契來降七月

桑拓蠻及思官賊楊金匣播州楊金萬必梅岩主娘報等三百餘岩皆降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言党兀自降至今八年不供賦役所部娘祖大盤小盤白定白藥等蠻先結連平伐蠻叛劫先宗岩圍吳卜弄岩射猫民阿羊金垣皆死官軍捕班夏潘家蠻党兀遮道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陂等岩猫燒劫百納岩宣慰司令上馬橋金竹府備之且以兵討之党兀年七十九老不能出遣其岩主的物及子党砦的沙勇強砦的福三人出降的物等又與其黨幼鬼砦主陳醒朱蓋砦主樓地之弟楊八小盤砦主騰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蠻割和寨主各敵谷霞砦主洛驃刺客砦洛卜傍吾狂砦的搵谷浪砦只驗皆降詣闕三年八番乖西猫蠻阿馬等作亂奏准捕之四年春阿馬與其徒洛羅洛登各替及脅從蠻官卜制頭之子哥暮出降至治二年六月

八番蠻官閉羅爾與其屬卜崑孽殺七月百眼佐等處蠻夷長官司言康左砦主老康糾合谷聳砦主恰信等殺巡檢王忠拘長官洛邦又殺土官蒙卜郎作亂宣慰司發官兵與土官敵通往討之二年正月八番呈周砦主韋光正等殺牛立天立盟歸降自言有地二千里九十八砦係楊黃五種人氏一萬一千五百餘房光正等二十三人領之願歲出土布二千五百疋為租入

宋隆濟

大德五年雍真葛蠻土官宋隆濟叛初朝廷調廣湖雲南兵二萬征八百媳婦蠻湖度兵命左丞劉深等領之取道順元八番進討又令雲南左丞月忽乃招答刺罕軍入境調用命新添葛蠻軍民宣慰司百琅詔驛經平坝蠻峽至順元噴聳等砦斟酌日程分六處安營備餽運丁夫馬疋俟月忽乃至

點視而雍真高蠻乖西等部當出丁夫馬百疋五月二十四  
日文書至隆濟乃言猫人攷猪謂官欲斃其髮印記而送軍  
三四年不返寧死不往雖就若見殺可也以此觀之夫不可  
差同官雍真總管府達魯花赤也里干日然則起尔宋氏盡  
行隆濟曰吾往訴之宣慰司遂行六月十七日隆濟構木婁  
等族作亂其姪臘月宋六分斫斤等告也里干使爲備也里  
干遂避於底窩楊黃岩明日隆濟率臘月弟小奴部家童農  
解洛中段刺答洛忙冲等約五百人攻楊黃岩燒雍真總管  
廨舍臘月奴都保葛海又來報隆濟以一弩二矢與阿昔長  
官爲號糾其同叛又有紫江賊助兵四千破楊黃岩也里干  
走掠去總管府印殺也里干如阿麻妻忙葛農等是日龍骨  
長官阿都麻殺生祭鬼誓衆應龍濟亦謂官拘壯士黔面斃  
髮充軍或殺虜我家亦不可知寧死不離此土各負長刀赴

亂二十日又脅底窩總管龍郎與古龍阿馬都所部不這羅  
鬼阿開阿嬌等攷猪抵阿解若拒落邦割佐長官司止十里  
聲言欲攻割佐二十一日破底窩若又欲攻隴兒若於迷樂  
橋二十二日自貴州至新添界噴督陂北至播州界刀坝水  
及下鄧加鶴鳴等站皆被焚劫又遣中火紫江直插層巡檢  
倘峇鄧同叛二十七日劫順元母告之地官牧擬進御馬壽  
攻貴州殺散普定龍里守倉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七月十日  
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誅捕八月雲南平章床  
兀兒入順元與賊戰數敗之然水西水東蠻俱叛床兀兒遣  
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節不出蠻人洛暮報云者阿泡言蛇  
節已反統青衣破軍圍貴州甚急又有二家猫普蠻坐草敵  
官軍敗之十一月詔宋隆濟妄說驚擾事端糾合蛇節及羅  
鬼酋長阿女等相扇作亂特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一拔

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及思播宣慰賽因不花等上兵  
與四川雲南省分道並進別勅梁王提兵進討悔罪來歸者  
復其官爵能殺賊首或禽獻者賞執迷不悛勦除一切事宜  
並從劉二技都等區馭十五日隆濟黨校曲旁等攻貴州床  
兀兒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徵征八百媳婦人夫馬匹亦奚卜  
薛之子夢曰人馬不辦官鎖其項夢曰耻忿與隆濟議糾合  
阿八阿納許波泣沾等反烏撒總管那由言尔兵若破貴州  
鴨池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遣其族阿雄阿行頭佐助兵行省  
令土官普利買馬助軍普利稱軍馬價不用貳非金不可觀  
望不肯買是月土官烏犀叛行省討之敗走祿豐若劫梁王  
位財則六年正月官軍以隆濟九次攻圍貴州糧盡退還賊  
邊於花猫牛場二箐及長脚木佬截萬溪山沙木南箐鐵門  
關沙樹猫北箐殺傷甚眾掠去行裝文卷。江頭江尾和泥

等二十四皆龍馮蹄一十八村皆叛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  
汪惟勤與湖廣平章會兵播州三月六日至打鼓岩南木瓜  
坝遇賊阿穩敗之九月十九日劉平章使土官俠者潛刺殺  
阿泡蛇節駐兵折刺危水以待官軍十月十七日劉平章殺  
敗蛇節乘船遁去陝西兵殺敗芒部叛蠻鬼旺納濟等與雲  
南湖廣軍合過泊飛關追蛇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  
至阿加岩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其黨曲捧阿暮等四十  
餘人皆出三月二日領軍自必加迴程奉旨斬蛇節蛇節初  
叛地名蹉泥尋禽斬隆濟惟金竹賊月下卜蘭不逃去

### 廣西兩江

至元十三年知來安軍李維屏知來安軍兼知凍州事出從  
義隆十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黃漢拽恩恩  
州八中溫開若潁洞計洞涿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



降十七年廣州海幢賊霍公明蘇俄細麥嬰上等害殺討馬  
應麟捕斬之。大德七年四月藤州大任洞賊黃德寧殺人  
牛犬祭兵僭號造妖言劫掠偽稱皇帝李龍神定國公皇佐  
丞相黃德寧立國公皇羅榮開國飛童黃京夫主朝化民衙  
主黃汝妙六部尚書潘國用六按尚書潘金玉精光祿大夫  
兼管生民殿前太尉彭元吉殿前引兵斬斫使莫道名都統  
幹太師黃勸賊設醮筵門首橫寫大字牌曰建慶賀新君登  
極太平道場醮筵呼萬歲又曰願我皇帝早登九五之位四  
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作亭屋持兵張旗幟鳴金鼓至巫烈山  
迎李龍神進銀慶賀德寧家有太字黃紙位牌寫上祝新君  
李萬歲其曉民榜示日照會宮庭發下寶物付李皇帝掌握  
日後統九五之位運半千之慶緣一六國皆已統成一天今  
李皇編排得力得衙主差一十八司及府額六百十四軍州

七千餘縣後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簡靴帽殺活杖玉璽計  
七事給付李皇掌管今十分之民七分不信三分須信五月  
輕差兵車收不信中民一千之數尚慮累及信民今發曉民  
榜一道付古蠻衙曉示信民至日兵馬行令有誥者免罪無  
誥者定行誅戮玉印朱文預先曉示故榜並令知悉兔年四  
月日榜封民倉帖云逆民禾倉定公封龍神又名萬頃德寧  
與父璋信先曾叛逆出降有司謂其二代為寇六次叛伏今  
不可赦尋習捕獲伏誅八年都窩洞賊叛至大二年常豐洞  
蠻大弟什用糾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蠻劫掠永寧之阿那  
禾岩延祐二年靖江古縣羅蠻洞徭賊劫掠燒架閣庫文卷  
縱獄囚四年招出蠻人趙仙十七潘仙等殺獲石倉團侯重  
用及秀秀嶺頭團白團提江團淋背團嶺團等賊重用能  
祭雷兩通陰陽七年十一月左州黃郎君劫掠潯查村至治

元年太平路賊趙郎陳叛屯粘村二年廣西宣慰使慈寧言  
徭族非一生成於深山窮谷者謂之生徭野處巢居刀耕火種  
採山射獸以資口腹標槍藥弩動輒殺人其雜處近民者曰  
熟徭稍知生理亦不出賦又有撞徭則號為兵官守隘通道  
於官有用自宋象州王太守始募熟徭官供田牛以供此役  
至今因之為今之計莫若置熟徭與撞徭並為撞戶分地遇  
賊為便

### 黃聖許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知上思州黃聖許反聚一萬人斷道  
路結援交趾借兵攻邕州遣副樞密程鵬討之聖許戰敗率  
三十人逃入交趾既而復至邊地攻劫二十一年同知兩江  
宣慰司事楊兀魯台上言能不用兵招降聖許從之八月聖  
許劫誓圍長山隘又與交趾與道王結婚未幾詔赦罪許自

新行省差兀魯台赴賊黃合巢內開讀聖許經一月亦不出  
復以二萬人討之時賊屯上思州那峇柵二忒柵佃良柵石  
佛柵那結柵那次柵等皆楊兀魯台上言聖許兩招不出三  
月七日令子志寶同大小頭目一千餘人來言聖許曾對天  
陳誓不肯出官賞到降狀稱楊兀魯台賞聖旨來招豈不欣  
悅望北謝恩外聖許雖有誓不出願情投降當令兒孫頭目  
出官聖許還本州招集逃戶復業行省以聖許不出依前進  
討三月十九日聖許生日坐草房正廳紫羅盤領衫裏布金  
帶據銀交椅直上懸朱漆金字闕碑參贊人三呼萬歲明年  
正月聖許駐上牙六羅茅山林既而兵敗自斃半山走交趾  
亭村晚夢父之聞官軍回復還由旁村至時細潛居官軍約  
十月一日會合進討聖許敗獲其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  
聖許遣其子志寶資狀赴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出降赴闕壽

詔聖許朝京師聖許不肯挾志寶走交趾萬寧寨志寶不聽  
逃回訴于官六年聖許復回故地居鳳凰寨攻圍諾屯仙  
洞也既而又使人來告降且乞還其所虜之妾朝廷羈縻之  
延祐元年正月聖許陷思州殺黃知州等六年聖許族人黃  
萬山萬松壽攻古能村戈村劫殺歸龍團皮零洞至治三年  
聖許壻黃縣官攻劫邕州渠樂墟百姓逃避於蠻團

岑氏

至元十八年鎮安州鎮撫岑毅反與特磨道農士貴書曰設  
有達達軍馬來起差稅吾與尔皆一家之人圍裹戰殺實不  
願作大元百姓於是放兵攻劫殺順安知州李顯祖掠其小  
妻家財官軍討之出降大德十一年左江來安路總管岑洞兵  
萬戶岑雄作亂殺其姪世傑延祐七年來安總管岑世興反  
十二月十七日燒田州上林縣那齊村明年二月殺懷德知

州凌順武奪州印又攻那帶眩世興尋出降稱洞溪事體與  
內郡不同自唐宋互相讐殺世不曾殺官軍侵省地廣西道  
又上言世興嘗殺蕪州知州黃克仁分食其尸世興雄之子也

思播

至元十四年六月思州思景賢播州楊邦憲兩安撫使降邦  
憲在宋爲牙牌節度使正任安遠軍承宣使左金吾衛上將  
軍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將軍都統制紹慶珍州南平安撫使  
節制屯駐鎮成軍馬朝廷授以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蕪播州管内安撫  
使佩虎符十六年春官軍平思州杜望杜暮河土茶林諸砦  
圍桐木龍竹既而乞佬伯同叛陷合水美岳二砦至大元年  
七月思州言廣利白拿等處苗賊與公俄羊溪苗賊作亂伏  
白泥站劫人三年獨山州土官蒙天童致附蒙朝廷設獨山

州窰洞木洞都雲等五處軍民司令天童乞往招本州毗鄰  
未附者黎坡上團九黎九姓黎苟王刺南郭文下都雲等一  
千九百餘若平伐主猫主只王等不在其數行省從之招到  
平填三間地酋長羅宋備桑根地些主蘆桑吳各解陳蒙爛  
士蠻官天程牙男天程係等桑林獨力長官亞浪男洛磨界  
牌猫若主乞把上爛土些主陳爛虫下爛土些劉國團麻乃  
些主猫的傍谷記若主猫青珪等以刀鎗羶馬來獻延祐四  
年洛磨反初招附時洛磨稱病遣其子各里及大若主都罷  
洛能等赴省既而同降者楊銀延訢各里非其子乃奴子各  
午也至是侵水手浪等處至治二年四月播州上言招降洞  
蠻地心此石官蘆朋信備大晏大關若主安吉力上洛磨些羅  
傲水洞八些官黎上錢廝亮大小各架些官黎桑皮至蘆客  
錢等

海北海南

至元二十八年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上言乞招生熟二黎降  
肯許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趙麻山等四洞王氏十  
等出降皇慶二年黎賊王奴歐等反偽稱平章元帥立國設  
官焚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歐等降刻箭誓不復亂使之歸業  
然羅襖等處兵未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盜百餘  
人入橫州永淳縣殺守營花赤磔死民義射傷縣尉走賓州  
古辣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賊犯茶洞燒民居二年七月黎人  
王火燒攻劫百姓捕獲其黨蒙毡甘佛龍彭瘦等火燒劫獄  
奪去又陷南偏洞若殺秀采等

廣東

至元二十年九月廣東黎德區將軍聚十萬人改元僭號殺  
居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

康下里東園村等處官軍破之區將軍走藍翼營  
之延祐三年三月德慶路徭蠻叛既而令山主五世祿山主  
李伯達招降圓麻山徭人盤郎梗盤古綴王窮腸等出官至  
治二年徭人何窮腸陀窮腸等降出月徭賊馮岳護犯新會  
縣泗涌社

江西

至元十四年四月汀州長汀賊黃廣德自稱天下都大元帥  
刻都帥印又立為天從廣德皇帝設銅將軍鐵將軍等號五  
月沙縣賊謝五十自稱擎天將軍尋皆平定十七年南康都  
昌縣杜可用反號杜聖人偽改萬乘元年自稱天王民間皆  
事天差變現人輪天王國王皇帝以譚天麟為副天王都昌  
西山寺僧為國師朝廷命史弼討敗之江西招討方文禽可  
用元貞二年七月贛州興國縣龍坑民劉六十名季撰妖言

張偽榜及劉季天旗自稱劉王刻皇漢高祖廣新之帝并行  
王二印設朝殿開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將軍軍頭等官官言  
止殺官中人與張大老作亂八月攻吉州永豐遣江西省左  
承董士選討之十月捕獲六十自裁不死伏誅延祐二年四  
月贛州寧都州蔡五九反與其黨聚兎子寮五王廟殺猪置  
酒俱執錫榜槍刀五九自號洞主六月五九率眾劫掠村落  
郡邑殺寧都州趙同知圍寧都州燒四關八月三日官軍開  
門與賊退五九自稱蔡王騎馬列儀衛張漢高祖造戰棚  
砲架攻具其勢甚張又犯福建地奏遣兵討之九月江浙江  
西兩省會兵至石城縣弓兵宋伏成於兎子寮木麻坑禽五  
九伏誅

福建

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闔地八十四畝未降者十七年

月陳桂龍父子反漳州據山砦桂龍在九層際畚陳昂眼在漳浦峰山砦陳三官水篆畚羅半天梅瀧長窖陳大婦客寮畚餘不盡錄十八年十月官軍討桂龍方元帥守上饒完者都屯中饒時桂龍眾尚萬餘拒三饒尋捕得其父子斬之南劍州丘細春反行鎮國開國大王改元昌泰二十年八月建寧招討使黃華反集亡命十餘萬剪髮文面號陀頭軍據政和縣十月詔史弼高興劉二拔都伯顏將兵討之與福建忽刺出會合華敗自焚死

浙東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台州仙居縣有王仙人者言今年五星朝斗天崩地陷合有聖人出招立大將置寨黃都南溪民陳再一等從之爲亂敗自焚其屋赴火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寧海人楊鎮龍反據玉山縣二十五都爲稱大興國皇帝置

具黨厲某爲右丞相橫蒙才左丞相以黃牌書其所居門曰大興國改安定元年乘黑轎黃綃轎罩黃傘得良民刺額爲大興國軍四字二月一日殺馬祭天受偽天符舉事蒙才等拜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攻東陽義烏餘攻嵎縣新昌天台永康宗王甕古解浙東宣慰使史弼討之鎮龍陷東陽縣尋禽誅獲其二印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一護國護民威權法令奉命之印

湖北

大德五年閏八月懷德府麻用南木達結構生蠻獠狃於狃於麻用州界立砦殺掠田六十什家劫辛苦村洞主仰關驢家皇慶二年十一月靖州青特團石榴山蠻吳千道作亂尋降延祐元年沅州胡老鼠狃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蒲狗向金朝李部凱至夔省砦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真家山居民

貞公結懷德府河者洞驢合什用謝甲洞巨仙什用恩石洞  
沒尔什用安俱洞重達義等侵白水泉界

湖南

至元十五年全州教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清湘縣西延溪  
蠻皆持木狀赴府中降沽油團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  
罵耶卓田團咳無米耶喉社勾耶龍堂團近師耶壬哥羅勾  
猱猛口團客多耶小池團祖女耶穿弟傘匠耶等共二十餘  
團此徭人居深山窮谷巢穴中不巾不裳赤脚露脛衣用牛  
羊血點白布作青花逐幅相體湊成無領袖耕山地種豆薯  
芋產楮皮厚朴大德二年郴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長  
王寨司等又有黃公爹者亦反

四川

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夷部宣慰使省順使招

思州田景賢瀘州西南番蠻王阿永叙州筠連騰峽等處諸  
蠻等處諸族蠻夷十五年叙州剽骨蠻殺使者十七年六月  
施州市備大盤散毛等洞溪納款十九年發都掌阿永等民  
為兵征峇馬刺都掌等上言宋時未嘗僉軍乞以馬牛助軍  
需從之未幾征亦奚卜薛起軍酋長阿峻等亦不從命二十  
二年正月討降又巴魯農洞諸蠻二十年十月西川行樞密  
院奉詔征鐵州茂州汶州西番蠻夷其殺戮降下者必力溪  
等十五若其若主曰牛特。蛇必。烏麦。蒲雪韋吠。舍  
具。得輸。只禪。泚白。東泚。勾已等也其未附而當  
征者西番蝥磨。騁成。獨秦罷。強獐撤垓。顏蘇。五  
則。客客昔多。坡必立。兀刺。新而元。立山等也。  
六年陝西平章也速答兒奉命進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  
東川芒部叛蠻九月也速答兒自叙州慶符直衝矣娘州烏

撒參政阿答赤自長寧直衝芒部降下十八九回軍就糧至  
求寧阿求蠻雄控反雄控藏八苗反蠻蛇節部曲阿禮及其  
妻折躬折利及芒部納即弟卧踏故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反於赤水河也速答兒就討之射死阿都奪其金裹甲鑊子  
槍九戰得出叛境閏五月雄控妻蘇他與招降官蔡閏文字  
一紙畧曰阿具阿卑賈得榜文爲我任在山箐別無同伴蠻  
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作亂差人邀我同叛我  
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得拜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  
本情我親去單洛具與衆蠻官報知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閏  
往招雄控六月遣阿加阿抱持文字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  
貪婪所致十四日雄控遣牌頭阿底下夷人阿大迦文字降  
陝西省右丞而稱病不出但令求寧路同知阿况之子委界  
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控入

朝移文行省不出則進討十一月雄控呈擇二十四日起程  
續又呈再擇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部二十四日到魚槽與  
其部曲阿他及把事頭目各者末末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賞  
衣服弓矢鞍轡放回至大元年三月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  
散毛等洞兵侵者等洞既其出降遣墨施什用答長什用越  
闕五月歸州巴東縣唐伯圭言十七洞之衆惟容米洞自告  
洞抽攔洞有壯士兵一千餘皆不足懼也若官軍討之可分  
四道其一自紅鉛寨直趨容米。玩珍。味惹。卸加。阿  
惹。石驢等洞其一從苦竹岩抵桑厨。上桑厨。抽攔洞  
其一由紹慶至摩。大科。陽蔓師。大翁迦洞其一微  
又巴洞間十萬大帝什用洞兵接應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散  
毛洞蠻大望什用劫掠黔江縣五里荒三年五月順元洪番  
安撫劫掠卜奇所管峇民銅鼓牛犢等物



西番

至元四年五月崇慶等處從宜王過等令已降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番大和尚解設。三卜魯大蒙。蒼谷族思達怯。將同族速恭麻。拘宰族鮮酌等共十一族七年從宜府遣投降番官額和尚招到遠番和尚石本新。汝鳳川番官獨然棚入朝二十三年陣骨族六彪及其子合彪結籠單族條竹族冠脫思麻路敗之二十六年疊州西番人朵兒只牙思招到生番心撈等八族降至大三年二月雲南省蒙光路土官得罕上言有弟三瀾在西天界監塞守邊大德八年三瀾來言西天地僻不知是何達達軍馬奪數若而去今年正月三瀾復遣火頭官兜來言西天使來又有達達軍馬殺西天工而立其孫奪其堡寨所乘馬甚高大蹄伏乃可聽較問此疆之外其主者誰西天王對白志所居歸

屬大元為民出賦久矣遂出大箭二金段一使致信于白衣曰我得之地我為主在爾之地爾自立之無相侵奪今來使以其箭與金段授三瀾母攬陶有此邊警不敢不報事聞朝廷命雲南省體探限備施行至治元年上番宣慰司呈孔提谷充兒等七族番賊阿娥弟蒙者等伏五盧平林內殺傷官軍又昌東。着思巴。八郎篤公。參卜郎。赤珊。阿八。必只刺等東西萬里俱係生番其八郎朵公劫朵兒只八站馬一百餘匹

登陽鬼骨

至元十年征東招討使塔厘刺呈前以海勢風浪難渡征伐不到解因吉烈迷鬼骨等地去年征行至魯兒哥地間得兀的哥人厭辭稱欲征鬼骨必聚兵候冬月賽哥小海渡口結凍冰上方可前去光征解因吉烈迷方到鬼骨界云云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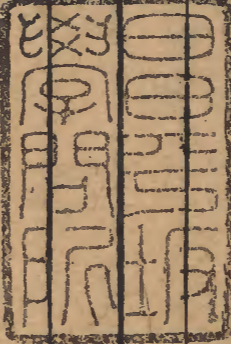
二年正月招討司上言吉烈迷人百戶蓋分。不忽里。等  
先逃往內訥曠與叛人結連投順鬼骨作耗奉旨招之千戶  
皮牙思以爲蓋分等已反不可招遂止大德元年五月鬼骨  
賊瓦英乘吉烈迷所造黃窩兒船過海至只里馬嘴子作亂  
八月吉里迷人奴馬失吉過海至爲子岩遇內訥曠人言吉  
烈迷人牙乞木稱鬼骨賊與不忽思等欲以今年比海凍過  
果夥虜掠打鷹人乞討之既而遼陽省咨三月五日吉烈迷  
百戶兀勸吉等來歸給魚糧納扇存恤位坐移文管兀者吉  
烈迷萬戶府收管六月五日官軍敗賊於吸刺豁曠七月八  
日鬼骨賊玉不廉古自果夥過海入拂里河官軍敗之九年  
六月吉烈迷人甲古報鬼骨賊劫南木合等官軍追之不及  
過拙墨河劫掠至大元年吉烈迷百戶乞失乞乃言鬼骨玉  
善奴欲降遣大河沙者至訥里干又吉烈迷人多伸奴亦吉

奴來言玉善奴瓦英等乞降持刀甲與頭目皮先吉且言每  
年貢異皮以夏間答刺不魚出時回還云云

圓明和尚

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盤屋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  
圓明和尚就扶風小負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  
桑木笏持二劍祀星斗偽即位爲皇帝衆呼萬歲圓明和尚  
者姓白名唐兀台年二十七耀州美原縣探馬赤軍延祐七  
年四月小高山湫池邊建禪庵誦經尋移其母馮閏娥與弟  
廣師皆來菴中盤屋人來燒香者受戒牒因與子榮等相識  
至是誠以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舉事其徒言普齊長老和尚  
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風縣人告亦管軍捕  
之唐兀台提劍夜三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時  
復回菴中七月一日陝西省參政朵里八八史中奉以兵捕

賊唐兀台藏其母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循秦嶺走久之  
棄偽印章草內又無糧唐兀台與妙師藏林中令人下山探  
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時唐兀台困睡官軍追及妙師等唐  
兀台脫走九日奉元路達曹花赤伯顏於白楊平河禽唐兀  
台伏誅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與序相  
干者入注中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一

